



07209

續古文奇賞卷之三十

選集



文苑英華

議全錄

定宗廟樂議

顏師古

貞觀十四年六月廿日詔曰殷薦祖考以崇功德比

雖加以誠潔而廟樂未稱宜令所司詳諸故實制度

定秦聞秘書監顏師古議曰近奉德音俾令釐革嘉

名創立宜允副會要有此十六字伏惟聖祖弘農府君宣

簡公懿王並積德累仁重光襲軌化覃行葦慶崇瓜

續古文奇賞

卷三

文苑英華

議

賦詩云濬哲惟一作商

深長發其祥言殷之先祖又有

深德

四字一作义而有深智會要作义而深智

虞夏二代發禎祥也三廟

三廟之樂請同奏長發之舞其登歌則各爲辟太祖

景皇帝迹肇漆沮教新函岐胥宇之志旣勤靈臺之

萌始附詩云君子萬年永錫祚胤今遐遠之期惟天

所命以長福祚流于子孫也廟樂請奏求錫之舞代

一作

祖元皇帝丕承鴻緒克紹宏猷實啓蕃昌用集

實命易夫有豸曰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

言德應天道行不失時剛健靡滯文明不犯也廟樂

請奏大有之舞高祖太武皇帝膺期馭曆揖讓受終

正大似廟堂宗廟之謀

奄有四方仰齊七政介以景福申茲多祐一作式崇

勿替誕保無疆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謂其終始

之道皆能大明故不失時成六位也詩有大明之篇

稱文王有明德廟樂請奏大明之舞文德皇后厚德

載物凝輝一作麗天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言坤

道至靜柔順利貞資生庶類皆暢達也廟樂請奏光

大之樂謹議合立議

言莫論立對破陣善慶二舞議立裴守貞

議曰竊惟二舞肇興謳吟攸屬贊九功之茂烈叶萬

國之歡心義均韶夏用兼賓祭皆祖宗盛德而子孫

享之詳覽傳記未有皇王立觀之禮况升中大事華

夷畢集九服仰垂拱之安百蠻懷率舞之慶甄陶化

育莫匪神功豈於樂舞別申嚴敬臣等詳議每奏二

舞時天皇不合起立謹議

遷廟議

謹按禮官以順宗至德大聖文安孝皇帝神主升祔

則中宗太和大聖昭孝皇帝神主為代數當遷之廟

議者云中宗復辟中興當為百代不遷之廟臺省官

等又議云則天為居攝則中宗非中興之主不得為

不遷之廟以愚所裁皆非得禮之中也按禮官為臺

九議事
而後其
始事不
向狀

省官等議但以爲中宗非中興故不得爲不遷之宗皆曾不知雖實爲中興亦不得爲不遷之廟何則祖有功而宗有德蓋爲始有功者爲祖始有德者爲宗非謂後代有功有德者盡爲祖宗也按禮緯云唐虞立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爲五夏不立太祖之廟四廟而已臣後代以禹爲宗亦立五廟其餘仲康復厥位少康代桀豈非嗣夏中興哉並無祖宗之號至殷以契爲始祖初立五廟後代以湯爲宗遂立六廟太戊武丁之後雖有中宗高宗之名蓋子孫加之懿號而已亦無不祧之說周人以后稷爲始祖後代又

祖文王而宗武王遂立七廟唐虞殷周雖立廟之數不同其實親親之廟皆以四爲準禮記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蓋后稷文武三廟爲不遷其餘成康已降盡爲祧廟故周禮守祧註云先公之祧祔於集作后稷之廟先王之祧祔於文武之廟若以爲後代有功有德者盡爲不遷之廟則成康刑措宣王中興平王東遷之始王並無不祧之說豈非有功有德哉蓋以爲七廟之數既定若親盡之廟不毀則親親之昭穆無所設矣故不得不祧耳至

黃承秦滅學之後諸儒不通大義匡衡貢禹之徒遂

建議云高帝為太祖孝文為太宗孝武為代宗孝宣
為中宗惠景已下為遷廟隨值漢祚不求昭成以降
德不逮於四君。向若漢有八百之作。繼德之君。有若
教。文。孝。武。者。七。人。盡。為。不。遷。之。廟。豈。可。後。代。遂。為。不。祀。
其。祖。禰。哉。不。經。之。言。孰。甚。於。此。又。有。以。七。廟。之。外。別
立。祖。宗。之。廟。為。說。者。以。理。推。之。尤。為。不。可。借。如。聖。朝
以。景。皇。帝。為。太祖。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為。高。祖。文。
武。大。聖。大。廣。孝。皇。帝。為。太。宗。別。立。昭。穆。之。廟。六。合。不
遷。之。廟。為。九。盡。以。為。積。厚。者。流。澤。廣。故。以。增。親。親。之
廟。六。矣。夫。傳。無。窮。者。為。萬。代。計。國。家。以。聖。生。聖。以。明

續皇極經世一

卷三十一

文苑英華

四 議

繼明無非有德之宗。盡是有功之祖。則有祖有宗。集作

百祖 盡居集作歸。別廟於禮。又可乎。必若俟其衰。然

後宗祧遷。則是臣子有輕議之。非萬代無可傳之法。

考殷周則無據。言情集有禮則兩乖。酌集作考。古宜今

孰云可者。曷若削漢朝不經之說。後殷周可久之文。

從親盡則遷之。常規為百集作萬。代不朽之定制。集作計。

不易親親之祀。終無它惑之疑。誠一王盛典也。謹議

景皇帝配吳天上帝議。永泰二年 獨孤及

謹按禮經王者禘其祖之所自由。而以祖配之。凡受

命始封之君皆為太祖。繼太祖以下六廟。則以親盡

迭毀而太祖之廟雖百代不遷此五帝三工所以尊
祖敬宗也故受命於神宗禹也而夏后氏祖顓臾而
郊繇績禹黜夏湯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新命作周
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則自古必以首封之
君配昊天上帝唯漢氏崛起豐沛豐公太公皆無位
無功德不可以為祖宗故漢以高皇帝為太祖其先
世微故也非足為後代法伏惟太祖景皇帝以桂國
之臣翼周彌魏肇啓王業建封于唐高祖因之遂以
為有天下之號天所命也亦猶契之封商后稷之封
部郊禘祖宗之位宜在百代不遷之典郊祀太祖宗

續古文音賞

卷三十一

文苑英華

五

祀高祖猶周之祖文王而宗武王也今若以高祖創
業當躋其祀是棄三代之令典遵漢氏之末制黜景
皇帝之大業同於豐公太公之不祀反古違道斯孰
甚焉夫追尊景皇帝廟號太祖高祖太宗所以崇尊
之禮也若配天之位既易則太祖之號宜廢祀之不
修廟亦當毀尊祖報本之道其墜於地乎漢制擅議
宗廟以大不敬論今武德貞觀之憲章未改國家方
將敬祀事以和神人禘郊之間恐非所宜言文粹謹
作臣
稽禮之舊文參諸夏殷周漢故事配食天地之制請
仍舊禮謹議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宣令百寮議限五日內開奏者

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

陛下追孝祖宗肅恭祀事凡有疑集升在不敢自專

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

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祫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

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効忠今輒先舉衆議

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之主宜永藏之夾

室臣以為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

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祫祫

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登

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宜瘞之臣

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云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其

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

而享焉自魏晉以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

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

懿二祖猶在壇墀之位况於毀瘞而不祫祫乎三曰

獻懿廟主各宜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

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五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

人聽疑惑抑且二祖之靈眷顧依違集作不卽饗於

人聽疑惑抑且二祖之靈眷顧依違集作不卽饗於

遂謀駭王
監可以
馬法

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禘臣
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有太祖其屬不
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饗之位。廢其父之大
祭。固不可爲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
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
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去墀爲鬼。漸而遠之。其祭益
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
經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之。今所議與此正同。又雖
違禮立廟。至於禘禘也。合食則禘無所主。廢祭則於
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

中以爲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
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饗之位。子孫
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自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
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
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禘之
時。獻祖宜居東饗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
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
禘禘禘禘一作禘禘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
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
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

之職也。陛下以臣議爲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議 節錄

王后行事總在內宰職中，檢其職文，唯云大祭祀，后裸，獻則賁，瑤爵亦如之。鄭注云：謂祭宗廟也。注所以知者，以文云裸獻祭天無裸，所以一作得知。又祭天之器，則用陶匏，亦無瑤爵。注以此得知是宗廟也。又內司服掌王后六服，無祭天之服，而巾車職掌王后之五輅，亦無后祭天之輅。祭天七獻，無后亞獻，以此

續皇太后賞

卷三十一 禮記卷五

八 議

諸文參之，故知后不合助祭天也。唯漢書郊祀志，則有天地合祭，王后預唐策作助享之事。此則西漢未代，強臣擅朝，一作悖亂彝倫，黷神誥，祭不經之典，事

涉誣神

皇后不合祭南郊議 褚元景

周禮云：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者，姜嫄也。姜嫄是帝馨之妃，后稷之母，特爲立廟，名曰闕宮。又禮論云：晉伏羲之議云：晉簡文鄭宣后，既不配食，乃築宮于外歲時就廟享祭而已。今肅明皇后無祔配之位，請同姜嫄宣后別廟而處，四時享祀，一如舊儀，謹議。

明皇后請別立

廟議

陳貞節

臣等謹尋方冊歷考前規宗祀明堂必配上帝而伏

義五代本配五郊貢入明堂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

配理有未安伏見永徽二年七月詔建明堂伏惟陛

下天縱孝舊唐志德追奉太宗以唐志文粹遵嚴配當

時高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惑竟未遷祀率意定儀遂

便著令乃以太宗文皇帝降配五人帝雖復亦在明

堂不得對越天地歷代禮儀並無父子同配明堂之

儀唯祭法云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

玄注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

圓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郊祖宗謂祭五帝五神於明

堂也尋鄭玄註乃以祖宗合爲一祭又以文武共在

明堂連祫配祠良爲謬矣故王肅駁曰古者祖有功

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

也審如鄭義則孝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

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

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

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又解宗祀武王云配勾芒之

類是謂五神位在堂禮記武王降位失君叙矣武德時

令以元皇帝配於明堂禮記配感生帝至貞觀初緣情

尊禮奉祀高祖配於明堂禮記奉遷代祖專配感帝此則

尊禮奉祀高祖配於明堂禮記奉遷代祖專配感帝此則

聖朝故事已有通遷之典取法宗文粹廟古之制焉

太祖景皇帝締構唐志作有周建絕代之丕業啓祚

汾晉創歷聖之洪基德邁發生道符立極又代祖元

皇帝潛鱗韜慶屈道事周導濬發之靈源肇光宅之

垂裕稱祖清廟萬代不遷請停配祀以符古義伏惟

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改制物體元

居正爲國始祖神有舊章昔者文粹炎漢高帝當塗

太祖皆以受命例並配天請遵故實奉祀高祖於圓

丘以配昊天皇帝伏惟太宗文皇帝道格上玄功清

下勳極率土之塗炭布大造於生靈請准詔書宗祀

續古文奇賞卷三十 文苑英華

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請依武德故事並二本配感帝

作主斯乃二祖德隆文粹永作業不遷廟兩聖功夫各得

配天論配坐議長孫無忌

夫以蝸蚓之餌雜垂滄海而望吞舟之魚至不亦難

乎所以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今欲止

依古制鄉舉里選猶恐取士之未盡也請兼廣學校

以弘訓誘今京有太學州縣有小學兵革一動生徒

流離儒臣師氏祿廩尚無貢士不稱行實胄子何嘗

講習獨禮部每歲擢甲乙之第謂弘獎勸不其謬歟

祗足長浮薄之風啓僥倖之路矣貢舉議

貢舉議

昔臯陶作士師正五刑今刑部尚書大理卿是二臯
陶也垂作共工利器用今工部尚書將作監是二垂
也契作司徒敷五教今司徒戶部尚書是二契也伯
夷秩宗典邦禮今禮部尚書禮儀使是二伯夷也伯
益作虞掌山澤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是二伯益也
伯冏作太僕掌車馬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
調輓使者是二伯冏也古者天子有六軍漢家前後
左右將軍西戎今則十二衛一有神策等八軍凡有
將軍六十八也別駕本因漢置隨刺史巡察若今觀
察使之有副使也叅軍後漢末置叅諸府軍事若今

續古文奇賞

卷三十

文苑英華

十一

議

杜公有李
詞有纏潘

節度判官也官名職務遷易不同空存虛稱皆無事
實又司田頃景龍三年嘗置無何以煩定却停併入
司戶殊為折衷誠宜斟酌繁省詳考損益神龍中官
紀隴紊有司務廣集選人統收名稱其時無闕注授
于是奏署員外官者二千餘人自爾遂為恒制當開
元天寶之中四方無虞百姓全實大凡編戶九百餘
萬吏負雖衆經用雖繁人力有餘帑藏豐溢縱或在
費不足為憂今兵革未寧黎庶凋瘵數年前天下簿
帳到省百三十餘萬戶自聖上御極分命使臣按比
收歛土戶與客戶共計三百餘萬比天寶中纔三分

之一就中浮寄仍五分有二出和賦者減耗若此食租賦者豈可仍舊如一州無三數千戶置五十六員官十羊九牧疲吏煩衆顧茲大弊竇思革之議者多云尚有跋扈未庭併省官吏之後恐被罷者仕進無路別有依托且靡爵祿兼示隄防此乃常情之說慮非救時之論有才者即冷薦用不才者何患奔亡而况各有姻戚顧戀家產後漢建武六年減縣省官公孫述隗囂未滅魏太和正始中則吳蜀鼎立晉大元六年吳國尚在隋開皇三年陳氏劉據皆招羅俊又志相吞滅此時猶不慮有失賢資敵務以救弊爲謀

今田悅之徒並是庸瑣繁刑暴賦惟恤軍戎衣冠士人遇如奴虜豈比公孫述諸葛亮之在巴蜀孫權陳霸先之有江南國無范雎業秦賈李強狄之慮斯斷可知矣今若以人情因習旣久不能更改制度併省內官但且權停省外官別駕同馬及叅軍州縣額內官約入戶減縣尉其破罷者但有德行才器委州府長史搜擇論薦固亦不遺器能如或淪濫先坐舉主誰敢罔冒以陷刑章其有不被舉論但全舊名任叅嘗調自當修進更俟甄收普罷歲時何負此輩如柱國後魏末置並是當時宿德勲盛業崇皆注重兵寵

貴第一周隋以後授受至多暨乎國家廻作勲級唯得三十頃地耳又開府儀同三司及光祿大夫亦是官名還爲人多廻作階級隨時立制遇弊變通不必因循重復改作持戎車息駕百姓稍寧欲增庶官則

復舊制省官議 杜佑

自嶺已南以金銀爲貨幣自巴已外以鹽帛爲交易黔巫溪澆大抵用水銀珠砂縉帛巾帽以相市然而商人以之理後人以之擾東郡以之耗西郡以之贏又得入題理之明驗也豈錢重貨輕之謂乎自國家置兩稅出天下之財限爲三等六曰上供三曰留

續唐文奇賞 卷三十一 文苑英華

十三 談 〇十

使三曰留州皆量出以爲入定額以給資然而節將有進獻以市國恩者有賂遺以買私名者有藏鏹滯帛以貽子孫者有高樓廣榭以熾第宅者彼之俸入有常也公私有分也此何從而得之又國家置度支轉運已來一則管鹽以易貨一則受財以經費近制有年進用進之名有正至三節之獻彼之管鹽有常也受財有數也此又何從而得之陛下初臨億兆首問羣寮誠能禁方兼作 藩鎮大臣不時之獻貢罷度支轉運別進之名絕賂遺之私節侈靡之俗峻風憲之舉深賦罪之刑精覈考課之條慎選字人之長若此

六子亦不

則不減稅而人安。不改法而人理矣。至于古今言錢幣之輕重者熟矣。或更大錢。或放私鑄。或龜或貝。或皮或刀。或禁埋藏。或禁銷毀。或禁器用。或禁滯積。皆可以救一時之弊也。然而或損或益者。蓋法有行不行之謂也。臣不敢遠徵古證。竊見元和已來。初有公私器用禁銅之令。次有交易錢帛兼行之法。近有積錢不得過數之限。每更守尹。則必有用錢不得加除之勝。然而銅器備列於公私。錢帛不兼於賣鬻。積錢不出於墻垣。欺濫偏行於市井。亦未聞鞭一夫黜一吏。賜一告。許懷一蓄藏。豈法不便於時耶。蓋行之不

續古文奇賞

卷三十一

文苑英華

十四

議

二八三

至也。

錢貨議
元積

今孫吳之術。卷而不張。徒以千戈爲擇士之器。何異夫無首而冠。肘足而履哉。今請天下應兵部舉選者。各習兵書一藝。然後試以弓矢。復其武弁。

兵部議
蔣防

爲人作連珠

一作探物作
體連珠

劉孝儀

妾聞洛妃高髻不資於草澤。玄妻長髮無藉於金鈿。故雲名由於自美。蟬稱得於天然。是以梁妻獨其妖。豔衛姬專其可憐。

字奇

擬連珠 十一首

庾信

蓋聞邯鄲已危。徒思馬服。薊城去矣。空用荆軻。是以竹杖挾危。不能正武。擔之石盧。灰縮水不能救。宣房之河。

蓋聞謀猷是習。權變須長。時增齊竈。或卧燕牆。是以

續古文音賞

卷三

文苑英華

十五

連珠

井陘之兵如鴻毛之遇火。長平之卒若秋草之中霜。

蓋聞市朝遷貿。山川悠遠。是以狐兔所處。由來建始。

之宮荆棘參天。昔日長洲之苑。

蓋聞天方薦瘥。喪亂弘多。空思說劍。徒聞枕戈。

是以劉琨之英畧。莫知自免。祖逖之慷慨。豈能渡河。

蓋聞穀林長遠。蒼梧不從。唯桐惟葛。無樹無封。是以

隋珠日月無益。驪山之火。雀臺絃管空望。西陵之松。

蓋聞廉將軍之客館。翟廷尉之高門。盈虛倏忽。貴賤

何論。是以平生故人。灌夫不去。門下賓客。任安獨存。

蓋聞秋之爲氣。鬪帳自憐。耿恭之悲踈勒。班超之念

酒泉。是以韓非容秦。避讒無路。信陵在趙。思歸有年。蓋聞習中無學。猶手中無錢。今之學也。未見能賢。是以扶風之高鳳。無故棄麥中。羊之甯越。徒勞不眠。蓋聞十室之邑。忠信在焉。五步之內。芬芳可錄。是以日南枯蚌。猶含明月之珠。龍門死樹。尚抱成池之曲。蓋聞豫章七年。斃於豐草。芳蘭九畹。淪於幽谷。是以欲求其真。晉陽有自埋之蒿。若賞其聲。吳亭有已枯之竹。

蓋聞卷菴

一作施

不死誰必有心甘蕉自長故知無節

是以螺蚌得路恐異驪淵雀鼠同歸應非丹穴

續古文音賞

卷二十

文苑英華

十六

連珠

蓋聞虛舟不忤令德。無虞忠信為琴瑟。仁義為庖廡。是以從莊生。則萬物自細。歸老氏。則衆有皆無。

為人作連珠 二首

蘇頌

夫情有理會。不可以理遣。行有義得。不可以義僖。定其情者。則理無滯寶。其行者。則義有全故。韓馮之妻。死哀吟於松上。石崇之妓。生効命於樓前。夫恩至深。而必報言。至信而罔遺。繫於我者。深不可奪。牽於彼者。信不可欺。故操力而割。豈為他人所污。書扇而殞。竟還夫氏之尸。

兩龍喻古之法。閱而同嬉。入駭高。驟於盧池。碩結與軒昊之代。君為心。兆民為百骸。堯舜之代。君為目。兆民為物。三代之時。君為醫。兆民為疾。五伯之治。君為工。兆民為材。二漢之時。君為隄。兆民為水。夫心治則百骸從視。明則衆物露醫。善診則疾不彌。漸工善度。則木無弃材。故委心乃無為。軒昊之治。自治也。不言而人化任目必有待。堯舜之治。求治也。敦序九族。平章百姓。醫不全則生夾危。三代之治。存乎仁。各以所尚救弊。工不審則曲直乖。五伯之治。資於智。選賢舉能。迨斯已降。民為水矣。政為

續古文奇賞

卷三千

文苑英華

十七

喻對

隄矣

漢武好攻討。前代名隄。

不完水漂邑矣

哀平寢乎曹之後。

馬乃成。瓌衰焉

子紀亂常。皆共因佐。

噉民不可使為水。水而隄

之困。自然則軒昊誠。堯舜用三代仁。五伯智。二漢法

禁人之叛也。禁之以致君為敵。兆民有寇讐焉。

神昊之外。昔蓋以兆。凡蓋百。漸衰。後之。凡。昔。蓋。目。兆。

喻對 全錄

蓋 頤

喻對

全錄

兩龍齊驚抗瓊闥而同嬉。八駿臨驥持瑤池而結興。
 殷風不競。砂丘雄別館之娛。秦道無章。雲閣狗殊庭
 之賞。國家梯霄架極。瑩域裁基。纂高丘白雲之胤。鬱
 函都紫氣之兆。宸屏既闢。一宇宙而來王。聖錄潛躋。
 貳乾坤而作帝。高祖天旗。夜立制黃馬而先驅。太宗
 日馭晨飛。驂綠騮而首出。雖立極承祧之業。進燭前
 文而重光累洽之符。歸功下武。鳳闈宵靜。陰靈宣玉
 關之華。鶴禁朝趨。離象峻銅樓之景。川分帝子。控鯤
 壑而疏源。岳動天孫。操熊山而刻鎮。挑溪逸彥。塞丹

續古文奇賞

卷三十

文苑英華

十八

頌

井而歸。風松登遺英。斬玄關而奉制。位兼河海九卿
 參巨濟之功。道合星辰三事。爵經天之象。朱轡緝化
 泣。故老於中溪。墨綬宣風繞春童於上陌。黃砂靜灑
 爽鳩興頓足之悲。丹石銷冤神獅輟推鋒之計。星墀
 列將輝玉節而長驅。天策神兵下金壇而決勝。橫麾
 亦吸葱山成不戰之郊。會繳青丘。挑野見其亡之兆。
 烟馳火徼。勵珠產而移琛。靈鷲米洲。駕瑤谿而納贖。
 乾坤徑復。載遵赤縣之封。曦望環周。未出黃圖之域。
 瓊戈晝酒。太陽疲轉日之鋒。玉劍宵翻。懸象睹衝星
 之氣。山祗盡石出微道而終年。風猶虞糧半長途而

中宿離堂早照曦。日籠光於綺寮。合殿宵深歸雲納。
影于重廡。華瑤壁散掛明月於崇朝。密網珠連落奔
星於已曙。陰庭阻夏。祝融無竊據之因。遂屋乘春。顛
頊定忘歸之策。飛廉扣響赴北闕而神寒。屏翳收津
踞南端而股戰。陽秋代駕不測仙圃之華天。一作地
爲鑪未解幽陵之凍。箕精失耀。傳說恭命於東廂。昂
宿低芒。庭堅奉職於西序。玄房娛晏。姬辭豹尾之
歡。紺幄承顏。星媛入魚鱗之戲。山村野望。家連茵草
之園谷。飲川居戶有桃符之水。前旌逐日。夸父斷洪
河之流。後騎趨山。共伯拔崑崙之桂。近陵吐焰。縛奔

續古文音賞

卷三下

文苑英華

十九

頌

電於長鋒。灌莽生塵。隕飛霜於勁鏃。合戈鋌而照地。
猛兇如窮。振罟網而籠天。騰龍失據。崩林磔石。毛羣
無挺險之資。蔭澤風山。羽族落垂雲之影。長圍踐蹀
得駿馬於秦洞。大輅一作徜徉。載飛熊於渭浦。命奔
蜂而舉。灑火照甘泉。總輕騎而行。庖雲驚上路。得玄
珠於舜滂。尚驚水危。則天鏡於堯儀。猶勤日晏。虔恭
上帝。東朝懸待諫之旌。清問下人。南面聽答聞之鼓。
終童立志。空投函谷之繡。馬令同時。束給尚書之筆。

九成宮頌

王勃

月樵門頽。九洛之効。齊國排煙。牧野構三河。

之酷御燕臺而臨北極缺王度於祈招列雲閣而担
南山隕黃謨於軹道然則卑宮喪禮采椽輕四海之
尊豐屋延災栢梁非萬乘之有飛鶴書而抽海狀桂
竅於是投綸轉麟旆而揖山容松澗由其削社軒圖
瑞喬泛花綬於鷄林農紀祥炎濯蘭縷於鳳水金門
獻納縱麟筆於苔牋石館論恩覈龜章於竹槩淹中
訪禮蹲龍揚壁水之波稷下談經飛兔躍環林之秀
詞庭吐鳳翫鳥跡於春鬢書帳翻螢閱蟲文於夏閣
爽鳩分職素雲頽鳥啄之祥神獬關司玄水照龍顏
之則黃沙鞠草刻叢棘而遷詭丹石滋苔仰其棠而

續古文奇賞

卷三十

文苑英華

二十一

息。詎形幃獨選熊轡下蘆鳩之祥墨綬分賢犀稔降
槐鷺之社筠駢佇信髦士剖竹而相尋葦杖霑仁鮒
叟攀輪而不暇龍蛇可踐野人豐荷杖之躡雞犬相
聞城尉輟鳴桴之響瑤枝結慶泉埃蕩玉盖之文瓊
液浮其天酒綴金莖之色圓瑞布藻罄羽璧於狼泉
方鏡披蓮孕化璣於蜃浦文疏罩迥陰兔息肩於綺
寮萃幌籠霄陽烏鍛異於珠網仙壇遠秘已多謝於
祥鷄大厦初成復攀榮於賀雀慨深梁甫終乖捧日
之歡恩極甘泉未動凌雲之價乾元殿頌序王勃
足轉鸞電眼流含燭霧噴紛霏流沐飄洒數千爲壽

豈待原蠶之禁萬里一息不藉杜衡之草于將寶劍

遙服書鄭之軍蓮花鳥玉騰威大海之際馬寶頌序

神禽顯貴玄應時一作昭白爵主鐵象之奇赤雀銜

丹書之貴班固神爵之頌履武戴文曹植嘉雀之篇

棲庭集牖未若于飛武帳來賀文樞刷彩青蒲苻翽

赤闕玉几朝御取翫軒播之間金門但開兼留暈翟

之鑿神雀頌序詩善心故應寒賦或為因或本或上或顯或成或對

大蜡之祭辭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先王因流下而

導之故曰九州滌源因迤匯而漚之故曰九澤既陂

以疏天地之氣以利元元之用崇伯汨五行而殛羽

山臺駘障大澤而封汾川洪範首之春秋載之地有

廣狹事無古今大江具區惟潤州其數曰練湖幅員

四十里菰蒲菱芡之多龜魚蟹蜃之生厭厭江淮膏

潤數州其傍大族強家泄流為田專利上腴畝收倍

鍾富劇滂衍自丹陽延陵金壇環地三百里數合五

萬室旱則懸耜水則具舟入罹其害九十餘祀凡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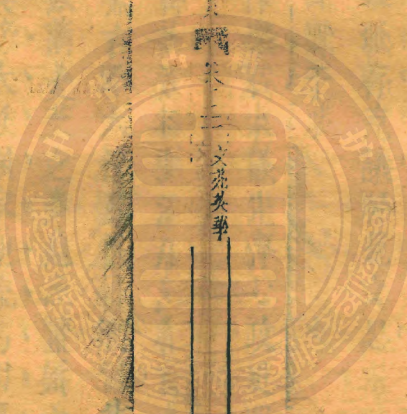
生司紛紛與予八十一斷嗚呼曲能掩直强者以得

之老幼怨痛沉聲無告廣湖為八十里象月之規儻

金之固水後其所如鯨巽射洶洶隱地雷聞泉中先

程三日若海之彌望灝灝如吞吐日月沉沉如鞞黃

風雨所潤者遠原隰皆春耕者飽憂者泰於是疏爲
斗門旣殺其溢又支其澤沃培均品河渠通流商悅
真價入勇輸賦潤州丹陽滕復續
望法法兮觀冥冥鳥闕魚樂葭菼生膏腴利倍起訟
爭斯人怨抑痛無聲韋公正直動神靈百年淤淀爲
涿清亂者飲兮病者寧詔書光寵恩濡榮割然眊睛
復皎明追琢刻頌颺芳馨



文苑英華

三三

望云云令
真價入勇
斗門旣殺
風雨所潤
其溢又支
其澤沃培
均品河渠
通流商悅
真價入勇
輸賦潤州
丹陽滕復
續望法法
兮觀冥冥
鳥闕魚樂
葭菼生膏
腴利倍起
訟爭斯人
怨抑痛無
聲韋公正
直動神靈
百年淤淀
爲涿清亂
者飲兮病
者寧詔書
光寵恩濡
榮割然眊
睛復皎明
追琢刻頌
颺芳馨

聖帝名賢讚

黃帝見廣成子

治身紫府問政青丘。龍湖鼎沒丹竈珠流。興雲卽雨。落木先秋。至道須極長生。可求。

堯登壇受圖

登壇洛浦沉玉河湄。丹圖馭馬綠甲乘龜。榮光上幕。休氣連帷。雖存克讓於見文思。

舜舞千戚

平風變律擊石來儀。先齊七政更服三危。朱于獨舞。

續古文奇賞

卷三十一 文苑

三十一

續賞

玉戚空麾南風一曲拱已無為。

禹渡江

三江初鑿九谷新成。風飛鷁涌水起龍驚。樂天知命。無待憂生。危舟遂靜亂槪還平。

湯解祝網

連珠兩起合玉雙成。穀為祥樹桑成樂林。三方落網。一面驅禽。德矣聖政仁乎用心。

文王見呂尚

言歸養老垂釣西川岸。止磻石溪。嗒小船。瓜雲未感。意氣怡然。有此相望于茲幾年。

漢高祖置酒沛宮

遊子思舊來歸沛宮還迎故老更召歌童雖欣入沛
方念移豐酒酬自舞先歌大風

漢武帝聚書

獻書路廣藏書柱閣秦儒出谷漢聞吹灰芝泥印上
玉匣封來坐觀風俗不出蘭臺

袁盎諫文帝

千乘峻轍六轡危行跡廻松坂山叙柳城龍淵地狹
華蓋風驚賢臣攬轡可謂忠貞

朱雲折檻

上書請諫有怙明君先求斬馬遂請魚文身推欄檻
義烈風雲應從御史翻賴將軍

周公戒伯禽

伯禽居魯鳴玉來朝周公政治為國風謠北山有梓
南山有橋禮容雖備俯仰無驕

五月披裘負薪

披裘當夏浴則為心雖逢季子不拾遺金禽巢欲遠
魚沉惟深清聲滅跡何必山林

高鳳好書

高鳳好學專心不迴流連經笥對翫書臺石門雲渡

禮記奇賞

卷下

文苑英華

二百四

贊

銅梁雨來麥流雖遠書卷猶閒

榮啓期三樂

榮期三樂唯人與年夫子相遇卽以爲賢性靈造化風雲自然雅琴雖古獨有鳴絃

鉏麇見趙盾

趙盾將朝端衣整笏鉏麇受命衝冠怒髮惆悵賢臣顧瞻城闕利劍不抽清槐先絕

李陵蘇武別

李陵北去蘇武南旋歸驂欲動別馬將前河橋兩岸臨路悽然故人此別知應幾年

樊噲見項王

樊噲將軍漢王車右不憚鋒刃何辭卮酒霸上屯軍鴻門固守持謝范增唯留玉斗

秦穆王欽盜駿馬

駿馬遇盜秦王不嗔先傾美酒翻畏傷人鄰兵向國窮寇侵秦于時大盜還作功臣

延陵季子遇徐君

徐君有禮季子惟賢經過一遇如舊依然人非別後心許生前長松雖合寶劍猶懸

烈士如生

續古文奇賞

卷三十一

文苑英華

三五

賞

四皓讚

李華

是出是處

晴濁世一作代危賢人之商洛深山鸞鶴一作潛飛

漢以霸典皇王道衰玉帛雖至先生不歸吾非固然
可動而起麗眉皓髮求護太子至尊動容奪嫡心已
四賢暫屈天下定矣返駕南山白雲千里賦日之昇
藏十隱者讚

巖君平

先生冥冥隱于市肆宗師老氏精究易義爰衣爰食
止足非利垂簾燕居默養真氣誨人不倦人悅其風
數昧柔剛在我域中心與世遠事與人同不臣大君
不友上公在貴反賤齊明若蒙遼哉遠哉微妙玄通

續古文奇賞

卷三十一

文苑英華

二十六

贊

弋者何為仰慕飛鴻

陳留老父

去危圖安危則不隕竭而後汲力亦隨盡麒麟遐步
終日不踈逃刑諸生自脫何晚深乎智叟孤遊冥遠

留侯

孺子心壯陰讐國冤結客飛鏈天下雷喧神付幽符
帝納密言去則項亡就則劉興唯天有鑒類日之昇
玄機靜運四海波澄絕粒謝時方追赤松強為國起
鎮定東宮安危在我萬古清風

鳴夷子皮人

我遊采市
見公家三
人大朝也

寺勝於賢
黃亦真至

龍蟠幽谷潛伏非時蟬蛻高枝飲露而飛進如風行
退若雲歸冥冥其義幾赫其歸小粵霸興強吳蕩夷
功成不居始主傳之

謝文靖

在昔符秦將霸晉邦百萬雷行飲馬粵江江淮岌業
力屈則降謝公從容子弟董帥以少擊多一鼓殲夷

二孝讚

靈武二孝曰侯知道程俱羅目不覩朝廷之容耳不

聞韶夏之聲足不登齊魯之境所見戎馬旃裘參於
夷狄而能生養以孝歿奉以哀穿壙起墳出於身力

續古文奇賞

卷三十一

文苑英華

二十七

黃

鄉人助之者哭而反之廬於塚次號泣無節侯氏七

年矣程氏三年矣根於天性陶我孝理其至乎哉埃

垢積首中生髮間每大漢晨空連山夜寂人煙四絕

虎豹與鄰擁墳椎膺聲氣咽塞下入九泉上徹九天

爛心朽皮枯節擊草木先秋而凋落景氣不時而

凝烟殊鳥異獸助之悲號萬物有極此哀無窮大哉

二子能以孝終始乎語曰孝如曾參不忍離於

親生不忍離一作生歿忍離之哉二子之孝過於曾

氏矣昔吳起忍與母盟陳湯忍置父喪起謀復楚霸

而戮死湯功釋漢耻而囚廢神道昭昭若何無報九

州之衆誰非人子。踐霜露者聞風永懷。士有感一諾
一顧。猶或與之。死生嘉一草一木。猶或爲之歌詠。而
况百行之宗。終天之感乎。華奉使朔。降欲親往。事焉
屬河。凌絕渡。願言不果。憑軾隔川。寄聲二孝。因一作
爲讚一章。敢旌善人以附。傳史其文曰。

歟。初。生人有君。有親。孝於親者。爲子忠。於君者。爲臣
忠。自天命降及一作人。倫背死。不義忘生。不仁。愚

及智。就爲之禮。文禮文不能節其哀。緊道德之元
純。至哉。侯氏。創鉅病。殷手足胼胝。成此高墳。蔬菓爲
奠。茅蒲爲茵。其奉也敬。其生也貧。犬漠黃沙。空山白

雲。柏庭既夕。松路未晨。冠戎接境。豺虎一作成羣。夜

黑。颼動如臨。鬼神哭無常聲。迥徹蒼旻。風雨漂搖。支
體鱗皴。色慘我蒿。聲酸棘薪。直斬三年。爾獨終身。邑

邑子一作嗟嗟。程生其哀也。均顧後絕。配瞻前無。隣冬十
一月。浮一作水塞津。吾將唁一作之。其路無因。寄誠

斯文。揮涕河濱。

續羊叔子傳讚

呂溫

天厭鼎峙。蜀滅魏收。錫晉羊公。以同四海。儒衣登壇。
岳鎮荆蠻。十萬之衆。從公而閑。逍遙峴陽。傲視勅敵。
川仁爲閒。出入無跡。吳國雖守。吳心已降。吞於胃中。

不見大江勤物忘已樂天知命留功遣人國愈身病
江漢舊域德膏潛蒸化行兵中兵息化興策雖平吳

道不相晉永嘉南遷豈曰泯泯其幾不食昔昔王古

楊逵處士寫真贊

釋皎然

識洞才高天貸神與霜練之士逢君不語聳聳山立

翹翹鶴舉置之巖石邈然無侶

畫馬讚

杜甫

韓幹畫馬毫端有神驂駟老大腰裏清新魚目瘦臍

龍文長身雪垂白肉風颯蘭筋逸態蕭疎高驤縱恣

四蹄雷電一日天地御者閑敏去一作何難易愚夫

續文奇賞

卷三十

文苑英華

三九

贊

必恭榜

乘騎動必顛躓瞻彼駿骨實維龍媒漢歌燕市已矣

茫哉但見駑駘紛然往來良工惆悵落筆雄才

豹屏讚

井序

白居易

豹者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生南方山谷中寢其皮辟

溫圖其形辟邪予舊病頭風每寢息常以小屏衛其

首適遇畫工偶令寫之按山海經此獸食鐵與銅不

食他物因有所感遂為讚焉一作

龜哉奇獸生于南國其名曰貔非鐵不食昔在上古

入心忠質征伐教令自天子出劔戟省用銅鐵羨溢

獫當是時飽食終日三代以降王法不一鏹鐵為兵

勝謀佛骨

範銅爲佛佛像。日。益。兵。刃。日。滋。向。山。不。刻。何。谷。不。醵。

銖銅寸鐵罔有子遺。悲哉彼獫狁。無乃餒而鳴呼。匪獫。

之悲。惟時之悲。讀。惟。時。之。悲。讀。惟。時。之。悲。讀。惟。時。之。悲。

壽安令白晏予宗。况也。得丹青之妙。傳鷲之要。毛羣。

羽。強。尤。是。所。長。長。慶。九。年。以。畫。鵝。貺。予。予。愛。之。因。以。

題讚云。白。晏。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

擊禽之英。黑。鷗。叮。叮。鈎。綴。八。爪。劔。插。六。翎。想。入。心。匠。

寫。從。筆。精。不。邪。不。離。一。日。而。成。軒。然。將。飛。晏。然。欲。鳴。

毛。動。骨。活。神。來。著。形。始。知。造。物。不。必。杳。冥。但。獲。天。機。

則。與。化。爭。韓。幹。之。馬。籍。籍。知。名。薛。稷。之。鶴。翩翩。有。聲。

研。工。覈。能。較。真。鬪。靈。豈。無。化。人。不。如。我。兄。長。然。然。

惟。松。圖。讚。并。序。陸。龜。蒙。

有道人自天台古本作南岳來。示余惟松圖。披之。其駭人。

目。根。盤。于。巖。穴。之。內。踰。困。偏。側。而。上。身。大。數。圍。而。高。

不。四。五。尺。錮。硯。一作礪然。感。縮。然。幹。不。暇。而。枝。枝。不。暇。

而。葉。有。若。龍。攀。虎。跛。壯。士。囚。縛。之。狀。道。人。曰。是。何。奇。

惟。之。如。是。耶。子。能。辯。之。乎。余。曰。草。木。之。生。安。能。惟。耶。

苟。肥。瘠。得。於。中。寒。暑。均。於。外。不。爲。物。所。凌。折。未。有。不。

挺。而。茂。者。也。况。松。栢。乎。今。不。幸。出。於。巖。穴。之。內。脆。脆。

讀至神差
危疑真怪

天台
此松居

皆斤去
皆說

續古文奇賞

卷三

文苑英華

三十

者則磴然之牙伏死其下矣何自奮之能為是松也
雖邪氣初年而正性不辱及其壯也力與石鬪乘陽
之威怒一作悲已之軌拔而將升卒不勝其壓擁勇鬱
過全憤激許然後大醜彰於形質天下指之為惟木
吁豈異人乎哉天之賦才之盛者蚤不得用於世則
伏而不舒薰蒸沉酣日進其道摧擠勢奪卒不勝其
厄號嘯發越赴訴然後大奇出文彩天下指之
為怪民嗚呼未病而後惟不惟不能圖其真人病而
後奇不奇不能駭於俗非始不幸而終幸者耶道人

因然為我讚之讚曰

松生陰隘巖嶽一作穴械病乎不惟卒以為惟擁腫

支離神羞鬼疑道人咨嗟筆傳其奇一作援或惟乎

形或奇于辭吾為恠鬼是以讚之

鶴讚并序

武成二年春二月雙白鶴飛集上林園大將鄭備布

弋設且並皆禽獲六翮已摧雙心俱恣相顧哀鳴孤

雄先絕孀妻向影天子愍焉信奏事階墀立使為讚

九臯遙集三山廻歸華亭別唳洛浦仙飛不防離繳

先遭見羈籠摧月羽弋碎霜衣塞傳餘號關承舊名

南游湘水東入遼城雲飛歔舞露落先鳴六翮摧折

此信是好
于客

鍾王香賞 卷三十 文苑英華 三五

九門嚴閉相顧哀鳴卅心斷絕松上長悲琴中永別

霹靂琴讚 并序

柳宗元

吾嘗登峰

陽紹頂見

孤桐生石

上云壁間

紀事者曰

昔年枯法

蘇朱

霹靂琴零陵湘水西震餘枯桐之為也始枯桐生石
上說者言有蛟龍伏其寂上作多暴震焉火之焚
至且乃已其餘空然倒卧道止震旁之民稍柴薪之
超道人聞取以為三琴琴莫良於桐桐之良莫良於
生石上石上之枯又加良焉火之餘又加良焉震之
於火為異是琴也既良而異合而為美天下將不可
不可載焉微道人天下之美幾喪余作讚辭識其越
之右與左以著其事又益以序以為他傳辭曰

獨古之奇貴

卷三十

文苑英華

三二一

贊

惟湘之涯惟石之危龍伏之靈震焚之音既良而異
友合其美超實為之讚者柳子

霹靂
上云
孤桐生石
紀事者曰
昔年枯法
蘇朱

生焉昔者刻削其其...
霹靂琴零陵湘水西震餘枯桐之為也始枯桐生石
上說者言有蛟龍伏其寂上作多暴震焉火之焚
至且乃已其餘空然倒卧道止震旁之民稍柴薪之
超道人聞取以為三琴琴莫良於桐桐之良莫良於
生石上石上之枯又加良焉火之餘又加良焉震之
於火為異是琴也既良而異合而為美天下將不可
不可載焉微道人天下之美幾喪余作讚辭識其越
之右與左以著其事又益以序以為他傳辭曰

秦之坤蜀之長連高夾深九州之險也陰谿窮谷萬
仞直下奔巖峭壁千里無土亘隔呀絕巉巉冥冥麋
鹿無蹊猿猴相望自三代而往蹄足莫之能越秦雖
有心蜀雖有情五萬年間憂不相接且秦之為蜀也
人其性物同所宜嗜欲無餘門教化無餘源可買
靈可觀睨擘析地脉睽離物理宜造化之意乎天實
凝清而成地實凝濁而形當其凝也如鎔金下鑄騰
雲上浮空隙有所不開集作周迴翔有所不合澄結既

定竅缺生乎其中

西南有漏天

天之竅缺也

子斯有

茲地地之竅缺也天地也者將以上覆下燾含蓄萬
靈可通必使而通者也苟有可通而未通聖賢代其

功而通之故有為舟以濟川為梯以踰山唯茲地也
有川不可以舟涉有山不可以梯及粵有智慮以

念全玄造立巨衢而舉追氏絕懸瀪以下梓人猿垂

絕冥鳥有危岑鑿積石以全力梁半空於木棚斜根

玉壘旁綴青泥截斷岸以虹橋繞翠屏而龍蹠堅勁

膠固雲橫砥平愬庸蜀之通途統岐雍之康莊都邑
之能步山川之無脛若水決防如鴻嚮陽南之北之

踵武湯湯躋峨峨以自若臨蒼蒼而不懼緣是贊幣以遙達人神以會同稽禮樂之短長量威力之汗隆可王者王可公者公而相次以風或曰愛琢之石長存可櫛之材無窮易剝代靈斯道也未始有終嗚呼爲止懷來在乎德爲下昭德在乎義德義之如今日則或人之言有乎其反之則石雖存恐不爲塚材雖多恐不爲構想夫往昔有時而有有時而無是用惕惕天下嗷嗷知聖賢創物之意之人寡明德義固物之道之人稀致陳兩端之要銘諸斯道之左庶主德義者存今之所履踵武湯者荷古人之攸作爲銘曰

天覆地燾本亦備設大象難全或漏或缺損多益寡聖賢代工彼雖有缺與無缺同惟北曰秦惟南則蜀地缺其間坤維不續手起斷岸屹爲兩區秦人路絕蜀火烟孤天寶不通賢斯有造鑽堅剡勁無蹊以道若川匪舟若陸非車緣危轉虛步驟交如構雖在功存亦由惠項佛劉怒從完以踣隋落我營自顛而植地非革勢材不易林踣植之致惠怨之心勿謂斯道不常勿謂斯道可久禮不以禮可有而無恭不以恭可無而有創之之意如彼固之之理若茲彼知不易茲而易知勸銘道左其同我思

泗州開元寺鐘銘 并序 李翱

維泗州開元寺遭懼水火漂焚之餘僧澄觀與其徒
僧若干復舊室居作大鐘貞元十五年厥功成於是
隴西李翱書辭以紀之

八月梓人功既休戊寅鑄大鐘成先時厥初懼于天
蓄波沉火燔既浮為薪既蜚為塵澄觀之初恢復其
居革舊而新環墉如陵臺殿斯嚴乃三其門俾後勿
踰其徒不譁咸服其勤有加于初屋室既同乃範乃
鑄乃作大鐘乃懸于樓以鼓其時以警淮夷非雷非
霆鏗號其聲淮夷來警上天下地弗震弗墜大音無
斲于僧戮力願昭其績乃銘于石

續古文奇賞 卷三十 文苑英華 三十五

盤石銘 并序 白居易

堪如

太和九年夏有山客贈余盤石轉寘於履道里第時
屬炎暑坐卧其上愛而銘之云耳

客從山來遺我盤石圓平膩滑廣袤六尺質凝白雲
文折碧烟莓苔有班麋鹿無跡置之竹下風掃露滴
坐待禪僧晚留醉客清冷可愛支體甚適便是白家
夏天床席

櫛銘 虛 全
而有髮旦旦思理有心焉有身焉胡不如是

故東州節度使盧公傳

李華

盧坦字保衡河南人父嚮贈鄭州刺史坦少孤初任

韓城縣尉歷宣城一作縣鞏河南王縣尉其吏河南

知捕賊杜黃裳為河南尹謂坦曰某家子與惡人遊

破家產公為捕賊盡使察之坦抑集作仰曰凡居官終

始廉自祗入俸錢者雖歷大官亦無厚蓄以傳其能

多積財者必刻下以致如其子孫善守之是天富不

道入之家也集有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坦以為宜

故不使察黃裳驚視因使升就集有坐自此日加重

續古文奇賞 卷三十一 文苑英華 三十一 傳

及黃裳為吏部侍郎將授以太常博士會鄭滑節度

使李復表請為判官得監察御史薛盈珍為監軍使

累侵軍政坦每據理以拒之盈珍嘗曰盧侍御所言

皆公我故不違也有善吹笛者大將十余人同啓復

請以為重職坦適在復所復問曰眾所請可許否坦

笑曰大將等皆久在軍積勞墮遷以為集作及右職柰

何自薄欲與吹笛少年集有為列耶復告諸將曰盧

侍御言是也大將慙遽走出就坦謝且曰向聞侍御

言某等羞愧汗出恨無穴可入李復病甚盈珍以甲

士五百人入城州人皆駭恐恒遽止之盈珍不敢違

復率盈珍主兵事制以姚南仲代盈珍方會客言曰
姚大夫書生豈將才也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雖柔
中甚剛又能斷監軍若侵之必不受禍自此萌矣若
從公喪而西必遇姚大夫吾懼為所留以及禍遂潛
去姚果以牒來請終以不逢得解及盈珍與姚有隙
從事多黜死者王緯觀察浙西兼鹽鐵使請坦為轉
運判官及李錡代請如初轉殿中侍御史錡所行多
不循法坦每爭之詞旨深切聽者皆為之懼累求去
不得凡在錡府七年官不改錡惡狀滋大坦慮及難
又非可以力爭遂與裴度李約李稜繼以罷去後數

年詔追錡入錡遂扇兵士殺留後以留已因發兵取
宣州為其將所擒送斬死順宗皇帝寢疾王叔文居
翰林決大政天下懍懍坦說宰相韋執誼速白立皇
太子以樹國本執誼深納其言將以為殿中侍御史
時御史中丞亦以為請王叔文使人請坦將以為負
外郎知揚州集作留後坦假他辭不受叔文不說故
事皆不行及王叔文貶出坦遂為殿中侍御史權德
輿為戶部侍郎請為本司員外郎尋轉戶部兼侍御
史知雜事未久遷刑部郎中知雜事如故赤縣尉有
為御史臺所按者京兆尹密救之上使品官釋之坦

時在宅臺吏以告坦白中丞請覆奏然後奉詔品官
遽以聞上曰吾固宜先命所司遂使宣詔乃釋數月
遷御史中丞賜紫衣分司東都尋歸西臺初上禁絕
罷鎮節度使等獻財貨載於赦條時山南節度使柳
晟浙東觀察使闕濟美皆罷鎮有所獻坦劾奏之晟
濟美皆白衣待罪上召坦對因曰柳晟闕濟美所獻
皆家財非刻下卿勿劾坦對曰陛下所以布大信于
天下者赦令是也且兩臣首違詔臣職當舉奏陛下
不可以失大信于天下上曰朕既受之矣如何坦對
曰出歸有司以明陛下之德上善之竟為宰相所寢

續通文獻通考

卷三十一

文苑英華

二十八

傳

李錡之誅有司將自淮安王之下墳墓皆毀之宰相
不敢言坦奏曰李錡與國同族其友逆不道身既斬
死并殺其子罪塞矣若將追毀祖父墳墓臣以為不
可淮安王有佐命之功且國真又死王事漢誅霍禹
不毀霍光之墳房遺愛伏誅罪不誅於玄齡此前代
及聖朝之故事也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若將
易之毋乃罪及良臣且傷大體乎上改容曰非卿言
何由知此此一字無遂命停毀仍禁杜樵給伍戶守淮安
王之墳以示不忘其功上策試賢良方正之士有懷
書策入者將深罪之坦奏言四方不明知所犯必以

為策辭抵忤宜輕其責上從之江陵節度使裴均入

為僕射行香時將處常侍疎議之上坦引故事及姚

南仲近例以為節集作裴均怒曰姚南仲何足為例

耶坦應曰姚僕射但不是勅使耳何不足以為例也

遂為均所排改右集作庶子坦初為殿中當杜黃裳

為相故累遷凡二十有三月而至中丞及居官守道

正言相聞而人忘其遷之速也數月宰相裴均白以

為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節使兼御史中丞

宣州刺史劉闢之逆其婿蘇強坐誅死強兄弘為晉

州從事自免歸人莫敢用坦奏言蘇弘有才行以其

續古文奇賞 卷三十 文苑英華

三十九 傳

弟強坐誅死劉闢反誅弘與強相去三千里必不通

謀以強廢弘非陛下惜材之意因請弘以為判官上

曰假令蘇強當時不就誅尚且宜隨材而任之況在

其兄邪遂得請及在宣州江淮大旱米價日長或說

節其價以救人坦曰宣州地狹穀不足皆他州來若

制其價則商不來矣價雖賤則無穀柰何後米斗及

二百商人舟米以來者相望坦乃借兵食多出於市

以平其直一作人賴以生當塗縣有渚田久廢坦以

為歲旱苟貧人得食取傭可易為功於是渚田盡闢

藉傭以活者數千人又以羨錢四十萬代稅戶之貧

者故旱雖甚而人忘災。五年冬遷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鉄轉運使。減冗職八十員。自江之南補置付之院。監使無所與數月。轉戶部侍郎判度支。坦更歷重位。以朝廷是非大體爲己務。故多所陳請。或上封告泗州刺史薛鐸爲伐北冰運使時畜馬數百匹有異馬。不以獻者。事下度支。乃使巡判官往驗之。未返。止進之。使品官劉泰斯察其事。坦上陳以爲陛下旣使有司驗之。又使品官往。豈大臣不足信於品官乎。臣請先罷免疏三奏。上於是遂追劉泰斯舊賦於州郡者。或非土地所有。責厚價以市之。他境坦悉條奏各去其所無。罷宣歙青支米收其價以移之於湖南。免江南鹿腊配之。鄜汝州以鞞重華爲代北水運使。開廢田列柵二十。益兵三千人。歲收粟二十萬石。八年西受降城爲河所壞。城使周懷義上言宰相議徙天德故城。坦以受降城張仁愿所作。當積石得制北狄之要。若避河流宜退三數里。其費不多。天德故城北倚山去河甚遠。失制虜要地。非便。因使水運使察視遠近利病以圖進上。使品官强文彩覆之。文彩言與坦合。上召坦使條陳將行之竟。爲宰相所奪。乃出坦爲劔南東川節度使。周懷義數月憂卒。燕重旰代其位。

遂移天德故城軍士歸怨因殺重旰屠其家初坦與宰相李絳議論多合絳藉爲已助及坦出半歲而絳罷坦至東川盡罷兩稅外山澤鹽并權率之籍夷人歌之綿劍二州有通文成州路每歲奏發二千兵以防西蕃其實不過一二百人坦乃奏於衝地置戍鎮之上誅蔡州詔發兵二千人於安州每朔望使人問其父母妻子其有疾者與之藥故兵士皆感恩無逃者及薨贈禮部尚書

無心子傳

并序

王勣

二字案

東臯子始仕以醉儒罷鄉人或謂之東臯子不屑也

續百文奇賞

卷三十一

文苑英華

四十一

傳

退著無心子以見趣焉

集作云

無心子寓居於越越王不知其天人也拘之仕無喜色泛越若而從越國之式曰有穢行者不耻俄而無心子者以穢行聞於王王黜之無愠色退而將遊于茫蕩之埜適勸之邑而遇機士機士撫髀而歎者三日喜子賢者而以罪廢無心子不應機士曰願受教無心子曰爾聞蜚廉氏之馬說乎昔者蜚廉氏有二馬一者朱鬣白毳龍髻集作體鳳臆驟馳如舞終日不釋鞍竟以熱一作藝死一者重脰昂尾馳頸貉膝蹉齧善躓弃而散諸野終年肥遁是以鳳凰不憎山栖蛟

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羅患。聖人不避穢而養生。東臯聞之曰：善哉，不可以加之矣。

五斗先生傳

王勣

得無類曰
貪乎

有五斗先生者，以酒德遊於人間。有以酒請者，無貴賤皆往，往必醉。醉則不擇地，斯寢矣。醒則復起飲也。常一飲五斗，因以為號。馮先生絕思慮，寡言語，不知天下之有仁義厚薄也。忽焉而去，倏然而來，其動也天，其靜也地。故萬物不能縈心焉。嘗言曰：天下大抵可見矣。生何足養，而稽康著論，途何為窮，而阮籍慟哭。故昏昏默默，聖人之所居也。遂行其志，不知所如。

續文奇賞

卷三 文苑英華

四十一 傳

楊烈婦傳

李翱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既又將盜陳州，分其兵數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其玉帛，俘繫其男女，以會於陳州。縣令李侃不知所為，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守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財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得矣。倉廩皆其積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令一作死士，其必濟。於是召胥吏百姓於庭。楊氏言曰：縣令誠主也，雖然，歲滿則罷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墳

選縣令并
選令婦

募存焉。宜相與致效。以守其邑。忍失其身而爲賊之人。耶。衆皆泣許之。乃徇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錢。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爲之爨。以食之。無長少。必周而均。侃使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爲賊矣。皆悉力守。效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益。歸也。賊皆笑。有飛箭集侃之手。侃傷而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則人誰肯固矣。與其死於城上。不猶愈於家乎。侃遂忍之。復登陴。項城小邑也。無長戟勁弩高城深池之固。賊氣吞焉。遂其徒將趨城而下。有以弱弓

續夏奇賞

卷二十

文苑

四十三

傳

射賊者中其帥。墜馬死。其帥者希烈之子。臂也。賊失勢。因一作遂相與散走。項城之人無傷焉。刺史上侃之功。詔遷絳州。太平縣令楊氏至。茲猶存人之受氣於天。其何不同也。婦人女子之惠。奉父母舅姑。盡恭順。

和於婦。奴於卑。幼有慈愛。而能不失其貞者。則賢矣。至於辦行。帥明。攻守勇烈之道。此固公卿大臣之所難。厥自兵興。朝廷注意。寵旌守禦之臣。憑堅城。深池之險。儲蓄山積。貨財自若。冠冑服甲。負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戰。其志不能守。其忠不能死。弃城而去。有矣。彼何人哉。若楊氏者。婦人也。孔子曰。仁

者必有勇楊氏當之矣李翱曰凡人之情皆謂後來者不及於古之人賢者自古亦稀况獨後代邪及其有之與古人不殊也若高愍女楊烈婦者雖古烈女其何加焉予想其行事湮滅而不傳故皆叙之將告於史官

竇烈女傳

杜牧

烈女竇氏小字桂娘父良建中初為汴州戶曹掾桂娘美顏色讀書甚有文李希烈破汴州使甲士至良門取桂娘以去將出門顧其父曰慎無感必能滅賊使大人取富貴於天子桂娘既以才色在希烈側復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雖妻子不知者悉皆得聞

續百一奇賞 卷三十一 文苑英華

四十四 節

結文陳重
大奇非此
不足發奇
烈

希烈歸蔡州桂娘嘗謂希烈曰忠而勇一軍莫如陳先奇其妻竇氏先奇寵且信之願得相往來以姊妹叙齒因徐說之使堅先奇之心希烈然之桂娘一有因字以姊事先奇妻嘗間謂曰賊兇殘不道遲晚必敗姊宜早圖遺種之地先奇妻然之興元元年四月希烈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誅老將校以甲少者代之計未決有獻含桃者桂娘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且以示無事於外因為臘帛書曰前日已死殯在後堂欲誅大臣希烈僭須自為計以朱深帛丸如含桃先

奇發九見之言於薛育曰兩日希烈稱疾但惟樂曲
雜發晝夜不絕此乃有謀未定示暇於外事不疑矣

明日先奇薛育各以所部兵諫於衙門請見希烈希

烈子迫出拜曰願法鶴號一如李納時正已死先奇

曰爾父悖逆天子有命因斬希烈及妻子納代為首以

獻暴其尸于市後兩月吳少誠殺先奇知桂娘謀因

亦殺之請試論之希烈負桂娘者但劫之耳希烈僭

而貴娘妃復寵信之於女子心始終希烈可也此誠

知所去所就逆順輕重之理明也能得希烈權也姊

先奇妻智也終能滅賊不顧其私烈也六尺男子有

續古文奇賞卷之三十一

四十五

祿位者當希烈叛與之上下者衆矣此豈才力不足

邪蓋義理苟至雖一女子可以有滅大和元年尋客

遊于潯陽路出荊州松滋縣攝冷王湛兼作湛下開為某

言桂娘事湛年一十歲能念五經舉童子及第時年

七十五尚可日記于言當建中亂希烈與李納相悅

朱泚朱滔等僭詔書傲爭戰勝敗地名入名悉能記

之聽說如一二日前言實良出于王氏實湛之堂姑

子也

續古文奇賞卷之三十一

古吳陳仁錫選評

文苑英華

記全錄

翰林承旨學士屢壁記

元 種

元序記素
議皆在白
樂天之上

舊制學士無得以承旨為名者應對顧問參會班第
旋次以官為上下憲宗章武孝皇帝以承真元年即
大位始命鄭公綱為承旨學士位在諸學士右居在
東第一閣乘輿奉郊廟輒得乘廐馬自浴殿由內朝
以從揭鷄竿而布大澤則昇丹鳳之西南隅外賓客

續古文奇賞

卷三十一

文苑英華

記

進見於麟德殿一有殿字則直上禁中以俟大凡大詔一作詔
令大廢置丞相之密畫內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
莫不專受專對它人無得而參非自異也法不當言
用是十七年間由鄭至杜十一人而凡參大政其不
至者衛公詔及門而返事適然也至于張則弄相印
以俟其病間者久之卒不興一作興命也已若此則安
可以昧爾不肯之積繼居九丞相二名卿之後乎俛
瞻仰睹如遭大賓每自誨其心曰以若之不俊不明
而又使欲惡歌曲攻於內且決事於冥冥之中若之
無暴揚報校一作校之慮遂忿行於私易易也然而陰

潛之神。必有記善惡之餘者。以君父之遇。若如是而猶舉枉錯直。可乎哉。使若之心忽而爲它人盡數。若之所爲而中不自愧斯乃一作可矣。昔魯蔡玉餘畫先賢於壁。以自警臨。我以十一賢之名氏。豈直自警哉。由是謹述其遷授書于座隅。長慶元年八月十日記。

御史大夫壁記

李華

君以文明照臨百官。實糾其邪。職有邦憲。由京師而端下國。王化所繫。不唯威刑。御史大夫其任也。用捨決於天心。得失震於人聽。舉直措枉。果而不撓。則公卿屏氣。道路生風。率其屬以正于朝。瞻我衣冠。不仁

續古文音賞

卷三十一

文苑英華

一

記

者。遠苟異於是。爲君子羞政之雄雌。與惠輕重故名。公在位天下仰賴焉。秦官有御史大夫。在漢爲三公。職副丞相。闕則大夫遷。或名司空。或復舊號。史足徵也。議大政必下丞相。御史其廷署。古曰府近曰臺。其衣冠章綬品秩所規。載於甲令。聖朝臣唐虞高尚之賢。內周漢不資之俗。登人於五福。荐樂於九歌。帝惠廣運而瑞生。天威震動而神羊至。故柱石骨鯁之老更拜焉。距義寧至先天。登宰相者十二人。以本官參政事者十三人。改相任者四人。藉威聲以稜檄外。擢戎律者八人。官戎改稱大司憲臺。或分爲左右肅

政罷置不恒從所宜也開元天寶中刑措不用元元
休息由是務簡益重地清彌尊任難其人多舉勲
至宰輔者四人宰輔兼者二人故相任者一人兼節
度者九人異姓封王者二人尊號加孝德之明年樂
成公自尚書左丞兼文部遷崇德也昭融禮經嗣樂
文雅張仲孝友山甫將明風度可以師長人倫動靜
可以訓齊天下喬岳鎮定嘉量平均心爲百行之宗
體備四時之氣雅有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樂成
有焉至若教行於無訟之前慮辨於未萌之始未萌
而慮則求煩不獲無訟而教則何用不減寬細環爲

大體復故事爲新政小人畏法君子夷心無隱情於
國家無愧辭於神道堂堂乎大雅之素也初麗壁列
先政之名記而不叙公以爲艱難之選將俟後一作後
人謂華嘗備屬僚或知故實授簡之恩至屬詞之藝
寡無以允副非常之待所報者直質而少文天寶十
四年六月十四日記

御史中丞壁記

李華

皇帝受天明命垂五十年大道成俗黎民於變百官
設而無事三辟存而不論振古未然也猶以爲成歲
資於降霜律人本於持憲憲司之拜尤覈名實王猷

其遠乎夫察風俗平冤滯路邪佞延俊一作賢云誰

司之職惟御史亞長曰中丞二大夫以領其屬士可

爲伯游之佐司馬乃令尹之偏古之制也漢儀大夫

副丞相以備其闕參惟國綱鮮臨府事故中丞專焉

意者殄兇人之豪挾一作狀君子之道各行其志無所

牽束行止與大臣絕位指顧則周行振聳政體宜之

晉宋元魏以還無御史大夫由是中丞威望愈尊禮

有加等如火烈烈如霜肅殺不可犯也屬時清無獄

朝尚寬政行葦忠厚王化根源周室仁及草木而愷

悌流乎頌聲漢文雅一無妖無老而公卿耻言人過

舉盛德而儀刑著矣焉用察察闕闕以恂主人哉欲

以此道行於軍旅故東西幕府皆兼大夫餘軍多假

憲司之號聖皇之志也天寶中君臣於道德之間又

新其化以尚書左丞張公爲大夫少府大卿庾公爲

中丞天下翕然名教知勸大夫睦中丞也羽翮得清

風之助中丞奉大夫也律呂本黃鍾之宮耆儒碩老

罕云遇此盛矣公中和備體沉潛經惠易直且武溫

文而清遵王路以整多方由夫身而貞百度此外盡

余事也古之制記者先諸德而後諸事至若命官之

始省復之代名號冠綬之差祿秩位負之數辭尚體

肩白無李

要凡皆知之。今不書省文也。華昧學淺，藝承命維，各羣言之首，非所克堪。然故吏也，勉以醇德。天寶十四年九月十日記。

王著作耶壁記。李其華

化成天下，莫尚乎文。文之大，司是為國史。職在褒貶。

懲勸，區別昏明。故駟牧頌於魯侯，祈招諷於楚子。史

官之任，有述作焉。蓋王者之元符，生人之極教也。昔

沮誦一作倉頡為黃帝史，臣文字以異疑其來尚矣。

若南正札，正建于顓頊。羲氏和氏命于唐堯，更虞夏

商代序天地。周官宗伯之屬有太史，正歲年以序事。

續古文奇賞

卷三十一

文苑英華

五十一記

小史莫系代，辨昭穆內史。受納訪以詔，王聽擇外史。

達書名于四方，前志所載有左史。記事或箴王之闕

或司過於朝，所典不同。其納君於善一也。傳曰：天子

有日官，則史逸。史伯擬作史使史偏是也。諸侯有日御，則禘

籥子韋是也。倚相在楚，南史在齊。董狐在晉，邦司之

直也。其事舉，則王靈不慝。其政息，則百度惟危。故先

王貴之。至于漢廷，參用周禮。太史公既歿，其子遷緘

余匱石室之文焉。降及東京，永平中特詔班固著作。

東觀繼其事者，楊彪、蔡邕。由是太史但掌天文律歷

而已。小雅寢周聖人生，魯道尊而文武將墜。德至而

天地不通感於獲麟歎於與蜡爰制國典丘明傳之
因歷象以正時元假鬼神而討有罪善人勸焉淫人
懼焉百代之英所由用也向若前代闕能文之史曠
記事之官雖舜禹之烈無聞焉有國有家何以直道
而行也魏太和年肇以著作名官爲中書屬晉元康
年改隸秘書朝服單衣介幘始親職必選名臣傳歷
宋齊梁陳官品第六元魏高齊周隋秩從五品魏則
王沉以侍中兼之衛凱以尚書帶之至于有晉若史
材之美陳壽自佐郎遷元舅之尊庾亮以中書領宋
則徐爰何承天齊則沈約裴子野梁則陸雲公姚察
陳則顧野王張正見後魏則崔光高允北齊則邢子
才魏收周則蘇亮柳蚪隋則虞綽王邵皆一朝名選
也貞觀初詔梁文昭公鄭文貞公統英儒盛才修五
代史天子親垂筆削與春秋合符巍巍乎史氏之光
耀也因是開館於內別立史官多以著作郎領帶其
職而舊司所掌唯碑志祭祀之文在焉然以其能綜
羣言且居百乘出典下國轉爲郎官經緯斯文昭宣
有政或上遷秘書少監或擢拜中書舍人固不易其
任也天命元聖降而爲唐唐之建官罔非俊又若虞

永興德高、大雅、魏侍中、才高、王佐、鄭吏部、絕韻、鏘鳴

崔司業雄詞飛動皆屬焉今上兼帝王之極功想文

武之能事思所以比崇軒皞紹美唐虞潤色乎大猷

發明乎皇道問誰獻箴則賓客崔氏問誰執簡則桓

傳疑吳公胡諭德遊刃詩騷韋庶子貫珠今古濟濟

多士時惟秉文盛矣哉同風乎雅頌也名岳已遷別

封天柱舊章不改尚列周官登陟蓬萊之峰循環藏

室之奧從容簡貴信君子保明弘道之司歟今大著

作清河崔公各傑天寶三載自秘書郎拜開天祿之

圖書踐人文之苑閭澡身於三惠研慮於六經執謙

而光好善能擇惠風吟於秀水朗月鏡於安流代爲

續文奇賞

卷三

文光華

七

元臣家曰茂緒壯宮室者必郢林之條幹乎以儒雅

之姿從班蔡之後揮綽令譽達于清朝則百祿隨之

曷其有極矣先是命官之記不列于齊以華職忝未

班與聞前志拜命之辱敢叙官之守云時天寶七載

二月辛亥記

道州刺史廳壁記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齒類刺史能一作存亡

休戚之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懷患難

在刺史耳凡刺史若無文武才畧若不清廉肅下若

不明惠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其作害於戲自至

此人必資
傲好官

此州見其邑丘墟生入幾盡試問其故不覺涕下前
輩一作刺史或有貪猥懦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
食爲事數年之間蒼生蒙以私欲侵奪兼之公家驅
迫非奸惡強富殆無存者問之者老前後刺史能恤
養貧弱專守法令有徐公履道李公與而已遍問諸
公善或不及徐李惡有不堪說者故爲此記與刺史
作戒自置州已來諸公改投遷黜則舊記存焉

常州刺史廳壁記

李西華

晉分丹陽爲毗陵後改爲晉陵隋置常熟縣屬常州
理之亡何常熟隸蘇州始爲晉陵置常州當楚越之

續古文奇賞

卷三十一

文苑華

八記

襟東居三吳之高爽其地恒穰故有嘉稱領五縣版
圖十餘萬望高地劇此關外名邦自狂虜肆亂江湖
流毒地荒人亡十里一室天子詔宰政審可以安人
者以工部侍郎贊皇公覽允帝俞拜爲此邦昔齊人
聞石鼓不至舉國大理贊皇公東轅明詔先下吏愉
人泰如時之春視之猶身歸者逾野贊皇公以爲易
簡本乎悠久久於其道而化成封章上請求理三歲
詔書寵異進品正議大夫優賢報功於時爲盛自吳
通上國越盟諸夏秦裂郡國智如伍員才若鷗夷以
及我國家賢良臨州者甚衆未有濬河渠引大江漕

自請文任
辰是大臣
片心

有餘之波漑一作益不足之川溝延中浦至于城下廡

二、球、之、隘、促、數、州、之、程、海、夷、浮、舶、弦、發、望、至、由、古、人

狷、物、之、知、見、君、子、濟、衆、之、心、大、矣、哉、一、境、清、淨、無、爲

一作言而理此舉大畧也漢制刺史部領郡國遂爲太

守太守課最入爲公卿及魏晉以來或稱州牧國朝

州刺史郡太守更相爲名親賢如寧岐弼諧如狄宋

皆拜焉在部視侯伯入朝亞卿尹其車服皂蓋朱轡

華蟲七梳進賢兩梁冠玉佩青綬古有銅獸竹使符

大守不假節刺史臨兵則持節今雖無事亦稱使持

節戒不虞也降銅魚詔書合之代職也夫子門人

續古文賞

卷三十一

文苑英華

九

高第者衆唯稱雍也可爲諸侯至哉古之爲理本於

惠行贊皇公秉心宣猷盡瘁王室豈弟君子民一作人

之父母爲王者輔宜哉永泰二年二月庚戌贊皇公

從子檢校吏部員外郎華述

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壁記

韓愈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整一作總齊三軍之事一作統

理所部之毗以鎮守一作定邦國贊天子施教化而又

外與賓客四鄰交其朝觀聘問慰薦祭祀一作所祝

之支與所部之政下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

此相人
牙差

皆出書記非閎辨通敏兼人之材莫宜居之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苟其帥之不文則其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夫濂一作蒙壽廬

三州觀察使受節移鎮徐州歷十一一作二年而掌書

記者凡三人其一人一有曰高陽許孟容入仕于王朝

今爲尚書禮部郎中其一人一有曰京兆杜兼今爲尚

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人一有曰隴西李博自

前鄉貢進士授祕省校書郎今改爲之南陽公文章

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閎辨通敏兼人之才者也

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吾請觀於三君子苟

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蔚乎

其相華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

也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記之而陷置

于壁間俾來者得以覽觀焉

河中府參軍廳記

沈亞之

國朝設官無高卑皆以職授任不職而居任者獨參

軍焉觀其意蓋欲以清人賢貴之子第將命試任使

以雅地任之耳不然何優然曠養之如此其差高下

則以五府六雄爲之次第蒲河中界三京左雍三百

里且以天子在雍故其地益雄調吏者必以其大授

續古文奇賞

卷三二

文苑

記

是記事
老手

焉噫今之衆官多失職不失其本者獨參軍焉夫慶
二年予客蒲河中府參軍某參軍某族世皆清貴又
與始命之意不失矣乃相與請予記職官之本於其
署

安陽縣令廳壁記

李華

令長之位詳於漢官土地之宜列於禹貢談者備矣
而詞人畧焉則此官之職守此境之風俗可知也國
朝之有天下淇漳之間於京師爲近守宰之寄於元
元最親故授署此官延至王庭曲蒙濬渥制令褒賜
與內官同法清貫往往超拜天寶以來東其闕節度
續古文奇賞卷三十一

續古文奇賞

卷三十一

文苑英華

十一

刑書繇是使臣慎簡其人密表陳請鍾恩光於異土
率人物於東州不然何公方振羽青雲胡爲而在此
堂也公以德行文學爲人倫羨慕溝而一作自是道藝鄰
於昔賢自登封主簿撫有茲邑以西門沈巫爲不仁
仲康解纜爲斷酌古中道爲令令圖下車立何休聞
四塞它疆之人父母之居尸祝之則境內之歡可以
心見君子哉至若由身立政謀近及遠邑人趨拜靜

此公有漢
歷而不然
一接則在
唐文踐徑

廟堂上之琴軍師往來潛預幕中之畫所利者大豈
惟安陽夫然則繁纓曲縣衷甸四牡人所願也於公
宜之記事者志盛惠而旌善人今特書公何尊王命
其春秋之義歟天寶十載記

臨湍縣令廳壁記

李入華

鄧爲天下肩閭兩都南蔽秦漢以來多封將相姻戚
故其人益豪彊內全邑曰南陽曰穰曰臨湍蓋古新
城也穰州府所理吏不暇息南陽鎮戶既寡奸俠所
歸惟臨湍境清人閑從仕者所樂開元裂此鄉三千
戶爲菊潭縣天寶至德之間狂虜南侵南陽爲戰地

續文奇賞

卷三

文苑英華

十一

地荒人散千甲無烟猶以郵置之衝往復王命擁置
官吏招集疲人如寒資裘如餒餅食聖朝臨下有赫
哀撫兆人誅元兇清天下詔方鎮選良吏平昌並威
一作字承顏自左驍位兵曹叅軍本道節度使表爲
此縣始至戶不盈百爲政七月盡室而歸者千餘家

難矣哉古之爲政者先諸人後諸身先其人則人不
勞後其身則身自逸承顏勤恤老幼而休息之損有
餘補不足而煦育之人諭其心則不勞而理矣古之
求士者觀諸其家知乃爲政承顏奉版輿冒虜塵北
越鞞洛歸家於漢上又以清白之祿爲甘肅之資臣

子之道卓然則其餘可知也。令長品秩章綬人皆知之。故不書。今所書議能也。寶應七年七月甲辰記。

解縣令廳壁記

解與與它
蓋不同

國家自誅叛以來。於今六十餘年。征徭息繁。不勝於藉租權之法。居間為民起橫。縣令不得專以子養之。化理之。蒲鹽田居解邑下歲出利流給雍洛二都。三十郡其所會貿皆天下豪商猾賈而奸吏踵起。則解之為縣益不能等於它縣矣。鹽田主官用郎吏其佐貳下不出御史操法繩縻十九關於縣令而不敢得專。但奉府曹侯長之教而已。鹽田細吏皆縣民其

續中文字賞

卷三十一

文苑英華

十三

記

田園雖業籍於縣而令不得親。但以縣民之衆馭之而已。若是為令之一作與尤悔者日爭一作生焉。苟非智良不能日脫於橫。今令者予之從祖也。且蒲歲而充不及。豈其厚於智乎。而又招亡民還業者數百。至于公堂。燕一作便館尊飾者凡十餘。構工不勞民。又何多左也。長慶二年。守客游其地。因受命而著記云云。

蓋屋縣丞廳壁記

蓋屋道巴漢三蜀南極山不盡三十里。其阻滑短長之補與南山一作山而近其埜半為澤麓。一無故鼠倚穡而居。雖善捕伐不能無傷於稼。說者以為漢武帝嘗

天下有事
蜀無事其
廷議之言

夜出射熊於是而田入輒留執帝從者由此觀之民情阻狠古爲難理時猶逼畏指諫即稍罷然佞臣竟以帝耻不忘遂籍民入田爲五柞長楊矣今又徙甌越卒留戍邑中神策亦屯兵角居俱稱護甸而三蜀移民遊手其間市閭雜業者多於縣人十九趨農桑業者十五又有太子家田及作園皆募其傭藝之由是富民豪農頗輸書一作名買橫緩急以自蔽匿民冒名欺僞浮詐相摻雖賢宰處之而丞與曹或不類亦不能盡枉直之情也夫丞之職也贊宰之政以條諸曹其有不便於民者丞能得不可今丞也余從祖居之旣蒲歲民諍不作如此則宰之所宰丞之所贊可謂知方也已長慶初余思相如進諫之風南歷長楊至于射熊五柞訪其遺跡因退舍是邑遂悉論山川俗里之事題于丞之署云

同州澄城縣功倉戶尉廳壁記

杜牧

縣之所重其舉秀貢賢也今日自外諸侯之儒者曠不能升一人况尉乎次乃戶稅而已史記河渠書曰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商顏山名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即此地也徵者俗訛爲澄耳其地西北山聚之縣境籠其趾沙石相礪歲雨如注它皆滯澗不測徵之士適

澆苗則大獲天或旬而不雨民則蒿然四望失矣是以年多薄稔復絕絲麻藍菓之多饒固無豪族富室大抵民戶高下相差埒然歲入官賦未嘗期表鞭一人因徵其來由耆老咸曰西四十里卽畿郊也至如禁司東西軍禽坊龍廐彩工梓匠善聲巧手之徒第番上下戶互來進取挾公爲首緣以一括十民之晨炊夜舂歲時不敢嘗悉以仰奉艾伏子走尚不能當其意往往擊辱而去長吏固不敢援復况其養秩安祿者耶加以御女官多盤穴其間遞相占附比急熱如手足自丞相御史咸不能與之角逐縣令固無有

續古文奇賞

卷三十一

文苑英華

十五

記

四十一

爲也非豪吏真工聯紐相姻戚者率解去是以縣賦益逋徵民幸脫此苦者蓋以西有通澗巨壑又牙交吞小山峭逕馳鞍馬張機置一作置非者不便於此是以絕跡不到兼之土田枯鹵樹植不茂無秀潤氣象咸惡之而不家焉民所以安活輸賦者殆由此儻使微亦中其苦則墟矣尚安敢比之於他邑乎嗟乎國家設法禁百官持而行之有尺寸害民者率有尺寸之刑今此咸墮地不起反使民以山之澗壑自爲防限可不悲哉使民恃險而不恃法則劃土者宜乎墻山壑河而自守矣燕趙之盜復何可多惟乎書其西壁

作傳言者覽焉。時不足於用，遂以歸。沈亞之

華州新葺設廳記。其地臨其沈亞之

今天下邦郡之望莫與太華等然而公堂譙臺此無

無別位顧凡視與餽樂之具日更廢置於其間寧地

勢之要為守者無又留於任而經慮莫及此乎隴西

公為守未滿歲郡中既治因窺其庶屋可改集作

乃先問其吏曰政之為困何始也吏曰累更其守耳

公曰吏知其病哉夫凡視者公事之重器也以宴而

遷撤宴而復則居不得常屢更其所政之為困不由

此耶且吏入公門望其居則必莊是凡視之處宜其

嚴也今朝撤而暮置事之者既勞固以慢矣而况酒

行樂作婦女列坐優者與詼諧搖笑集作優路談謔

左右侍立或銜舄壞容不可罪也夫狎又則失集作

敬豈吾之獨患其吏亦醜之明日解冗字一構於正

寢西南隅壘其外數出土基之飾故材以轄用垢者

磨其淄弱者承其輕決流於其所以便塗者補棟續

楹不涉旬而功就沼泚之媚隨而比矣嗟乎轉疣為

安不費而功吾知其由入長慶元年四月甲子吳興

沈亞之仰公之跡因請張文其下紀其功焉

杭州場壁記趙之益復何可多推沈亞之

續古文奇賞

卷三十一

文苑英華

十一

三十九

國家始以輸邊儲塞不足於用遂以鹽鐵權酤爲助
使吏曹計其入於郡縣近利之地得爲院場之署以
差高下之等顧杭州雖一場耳然時南派巨流走閩
萬甌越之賓貨而鹽魚大估所來交會每歲官入三
十六萬千計近歲淮河之間頗聞其費自是汲利之
官益重矣前年京兆韋子諒官始縣主簿有能名及
秩謝當歸是時尚書職方郎中崔稜爲楊子留後使
聞其行遂邀署之旣到蒲歲利權大登吏無敢怠與
其爲縣主簿加勤也或謂亞之學史詞無苟故用是
記馬

續古文奇賞 卷三十一 文苑英華 十七 記

新脩滕王閣記

韓愈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

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謂序賦記等

以志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

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

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

表於南昌爲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爲當得躬詣大府

受約束於下執事

賞適所願焉

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

公不得登
公王閣之
文則佳
入山水之
所亦表矣

文粹作竊寄
得一至其處十二字
竊寄目

人太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

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入州之人前所不便集本文辨

三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

立變春施秋殺陽開陰閉令脩於庭戶數月文梓

聞而入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語雖欲出意見論利

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昔帶河假而行者又安

得捨已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其

歲九月入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

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脩且壞前公爲從

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

續古文奇賞 卷三十一 文苑英華 十八 記 四廿三

公來爲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于此公烏得無情

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榑板檻之腐黑撓拆者文

有易新粹蓋瓦級輓之破文粹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粹

集註一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旣訖功

公以衆飲而集本文辨有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

之愈旣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

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山之好登望

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爲公賦之集作

吉前萬勝圖新城記集作沈亞之

元和九年蔡之帥死其子元濟以其吐叛逸掠陳汝

之間冬縱兵臨壽春屠馬塘去其守令狐通焚霍丘
 淮南郡邑大駭民人卷席而居上聞之怒謫其守明
 年春詔執金吾李將軍馳傳出守之既至收其壞卒
 聚壽春城使人勞井閭而市皆耕桑之業始復民人
 莫知復為戰矣八月乙巳乃夜引兵南出霍丘百四
 十里又折而西四十里營於萬勝岡築新城初將度
 曰吾士卒萍合之衆也易散而難役吾以築壘令之
 必苦難使寇聞之必襲吾思欲其自用乃召諸將謂
 曰吾旦日望氣其狀有寇謹備之令諸軍分營連居
 環迴之間十有餘里各視營之所向宜為數堵之垣

以禦暴矢耳諸將素奇將軍言歸而亟曉其卒故所
 命立就將軍與監軍使出周視之集作還以集作至武寧

大稱築者之能勞以酒帛語寵其將因曰既已幸周

繚之善也他將耻其功之不類乃復與即日而垣周

將軍監軍使出具牛酒為勞因士卒之樂又令曰山

澤之地其土瘠滴今時方秋浸潦用事謂衆之功難

為也顧其集作垣今日而周明日而壞吾為諸君惜

之誠能致其厚則土藏去聲氣色脉力相輔雖霖潦不

為患矣築者皆悅復爭為厚及竟將軍監軍使出視

之復勞曰嗟乎諸君之能衆士之功也既周且厚始

爲集作其垣今則城矣因自吟曰城乎城乎使其增

數仞而餘之寇雖蚩尤寧敢犯我乎遂歸諸將相謂

曰乃者將軍之詞得無意其高耶吾黨亦醜其卑矣

復增其築於是新城遂具明日果寇來望見皆愕然

因至新城傍具集作張喉高言指城上曰爲我曹敬

謝將軍訖辭而去諸將盡伏寇亦以王賢董重質營

其側拒之十一月戊辰將軍將卒萬餘西渡澗渠上

史蒞岡與賊陣自平明至日中進退相延不得合及

日側將軍乃謀曰彼必乘暮伺吾還兵擊我必矣於

是引兵急切履寇進退數里集作急攻寇乃以精兵

分伏其兩隅復自進集作退間拔其羸老先復令軍

中曰皆坐賊之後見官幟有引渡者以爲兵急俱還

遂大呼疾馳東下於是伏兵皆奮斷其後賊大潰殺

傷千餘生得數十人官卒死者亦數百人是時李時

亮爲先鋒將使百騎遊擊左右獨五人環馳如轂至

賊麾下斬其將王覽集作繼轡轉鬪而歸十一年夏

高震寓敗於隨集作唐旣謫盡發其卒屬陳秋捕得

寇兵盡罷南境之備俱束備矣九月使偏將軍李曜

領步卒數百人從險道夜行銜枚入寇境西過九女

原百餘里屠其堡衆三十餘壘又使義營諸將西北

續古文奇賞 卷三十一 文苑英華 二一 記

境傍安陽山破其土附屯戍之衆數十百人招其

降民男女萬戶得其將二人用之久之朝之卿士以

爲將軍怠於戰或發其語而客亦有來誥集作語於將

軍曰始天下高將軍之義以將軍兵臨三州之寇謂

一舉而取何爲久不稱其獲與將軍曰子之望吾非

也夫鋤深根者必利其鋒乃吾之部多吳楚耕販之

人習於沮澤之上彼魚鳥之性其生也懼懼如偷見

其游翔之羣非不多也及撫掌而駭之即爭爲潰矣

而寇亦素難吾名常以精卒待我今驅是於歌谷之

間與寇決鬪譬由畜彘之禦窮狼寧有所抗蓋居之

巖城以固其意今旦暮從壁上望見寇騎號呼奔突

之狀以熟其目然吾又常喻以風雲勝敗之語集作語之

以壯所恃如目熟而恃壯及其可用吾伺其利而

擊之期於必勝此吾所効也十一年冬詔書促戰十

一月乙未遣中貴人乘臨視將軍於是圖其陣於

帳中令諸將各識其序旦暮擊鼓教士卒爲分合圓

方之勢備盡所用將軍出客有難之者自建中於今

淮夷三叛其間矣雖蒙赦令然未常斯須忘戰故介

兵人傳其兵父訓之子兄教之第非戰事不語是寇

以將軍名聞天下故集作固不敢犯自將軍西出疆屯

奇語

續古文奇賞 卷三十一 文苑英華 二十一 記 五三

詔書促戰
二誤中貴
入監軍一
義

兵於萬勝城以控其要濠水而東連次江淮之間郡

邑之人耕桑自力展轉相屬曾不為寇虞此將軍之

功也以強計毅誠招其轉禍之人繼來如繩此將軍

之用也今將軍不以此為百全之基驅貊越之人身

自蒙堅而與必死之寇決命頃刻即萬有一不如集

知將軍之措東土之固將安仰哉對曰此吾以熟於

計久矣然吾昔嘗仕於河塞十有餘年若僕之忘仲

也前行始入覲不意蒙寵於過悞使率師振旅吾之

力唯其所屈集作已死効夫馬隨羈而引者也羈之

使馳則為之馳羈緩則步安有擇塗陸而避僵蹶哉

續古文音賞 卷三十一 文苑英華 二十一 記

如有從集作之不前銜之不止徒見撻賤之棄焉得

延頸跪足以待御且聖上旦暮待績於吾中貴繼至

亦吾蒙羈之日也何敢自引於便而已矣遂以十一

月庚辰夜漏過四十刻引兵西渡上史蒞收集作之

下驪賊壘分練集作皆察及日中大風從西集作起

拆幹迴熾將軍謂中貴人曰今日之候非其利也願

屯兵堡史蒞以伺之中貴人曰其受命視公戰不視

公守將軍不得已乃陣中軍為前武寧軍次之左右

輔皆親兵戰凡十合會廬宣之軍居間聞戰聲自驚

潰失次且遁是賊軍方苦中軍武寧之殺傷幾欲引

去及聞廬宣之軍驚潰即分精兵數百勁突所潰以

擊之而將軍復與中軍武寧深逐賊而集作行數十

里因與廬宣之軍相棄廬宣之軍先遁去卒無所傷

至暮中軍力鬪遂死其將曹惟直張忠信楊渾等及

卒死者數百人武寧死者亦數百人還軍新城雖無

功者亦勞之以故士卒無戰苦畏叛之患時亞之客

壽春得詳其語而書之以備史聽其

汴州東西水門記并序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

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

司馬賓佐寮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

之士女和會闐郭溢郭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

紀成績其詞曰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為城

其不合者認真聯鎖于河宵浮晝沉舟不潛通然其

襟抱麝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

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

威嚙童噉噉劫衆阻兵慄慄慄慄若墜若覆時維隴

西公李勉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持集作其

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為太和神應祥福五谷穰

熟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諮司馬是謀乃作水

自有金石之音

續古文奇賞 卷三十一 文苑英華 三十一 記

門爲邦之郭以固風氣以扞寇偷黃流渾渾飛閣渠
渠因而飾之匪爲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
子之淳集注云一作天下之文維隴西公是宣河之汙汙源于
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
來者知作者之所始

石渠記

柳宗元

此人少字
深淨山童
不怪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氏橋其上清泉幽幽
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許
十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
被之青蘚環周又折西南集作難行行旁蹈集作陷巖石下

續古文奇賞

卷三十一

文苑英華

二十四

記

三十九

比隨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儵魚又北曲行紆
餘睨若無窮然卒入集無入于渴其側皆詭石惟木

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床焉風搖其顛韻動其谷視之

既靜其聽始遠余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枋集作朽決疏

土石既崇而焚既灑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

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

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黜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

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

柳宗元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氏又橋焉

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巨石爲底，達于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閫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磨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集有皆字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右溪記

元結

陸范

續古文奇賞

卷三十一

文苑英華

二十五

記

道州城西百餘步，有小溪南流，數十步合營溪。水底兩岸悉皆怪石，嵌嵌盤缺，不可名狀。清流觸石，洄懸激注，佳木異竹，垂陰相蔭。此溪若在山野，則宜逸民退士之所游處。在人間，則可爲都邑之勝境。靜者之林亭而置州已來，無人賞愛，徘徊溪上，爲之悵然。乃疏鑿蕪穢，俾爲亭宇，植松與桂，兼之香草，以裨形勝。爲溪在州右，遂命之曰右溪。刻銘石上，彰示來者。

菊圃記

元結

春陵俗不種菊，時自遠致之，植於蔣庭壇下，及再來也，菊已無矣。徘徊舊圃，嗟歎久，誰不知菊也。方華可

實。在。藥。品。是。良。藥。為。蔬。菜。是。佳。蔬。縱。須。地。趨。走。猶。宜。徙。植。脩。養。而。忍。蹂。踐。不。愛。惜。乎。於。戲。賢。士。君。子。自。植。其。身。不。可。不。慎。擇。所。處。一。旦。遭。人。不。愛。重。如。此。菊。也。悲。傷。黍。何。於。是。更。為。之。圃。重。畦。植。之。其。地。近。謙。息。之。堂。吏。人。不。此。奔。走。近。登。望。之。亭。旌。旄。不。此。行。列。縱。參。歌。妓。菊。非。可。惡。之。草。使。有。酒。徒。則。菊。助。興。之。物。為。之。作。記。以。託。後。人。并。錄。藥。經。列。于。記。後。命。文。曰。殊。亭。記。

殊亭記

癸卯中扶風馬向兼理武昌以明信嚴斷惠正為理故政不待時而成於戲若明而不信嚴而不斷惠而

續口又奇賞

卷三十一

文苑英華

二十六

記

三九

非此人不能名此亭

不正雖欲理身終不自理况於人哉公能令人理始身多暇昭我畏暑且為涼亭亭臨大江復在集作山出上佳水楊集作相本蔭常多清風巡迴極望目不厭遠吾見公材殊政殊跡殊為此亭又殊因命之曰殊亭斷石刻記立于亭側庶幾來者無所惑焉

廣宴亭記

樊水東盡其南乃樊山北鮮津吏欲於鮮土以為候舍漫叟家于樊土不醉則閑乃相其地形驗之圖記實吳故宴遊之處縣大夫馬公登之歎曰謝公贈伏武昌詩云樊山開廣宴非此地耶吾欲因而脩之命

此人必宴飲酒

因廣宴亭何如漫叟頌之曰古人將脩廢遺尤異之事爲君子之道於戲天下之廢遺尤異之事如此亭者誰能脩而旌之天將厭悔往乎集有公方壯而有是心也吾當裁畜簡札待集作爲之頌故作廣宴亭記以先意云

閩城開新池記

閩城吻海而派江輔山以居先時無安沼平地爲遊舟娛席之地而姓花嫋竹散生擲華放酒笑酣視之晨而佳思莫極矣及高平公牧察之餘乃經度隙空之所因卑汗壟而岸之浦嶼環迴之勢所造必勝羣

續古文奇賞

卷三十一

文苑英華

二十七

記

似山之青

山左右寫影浮秀者轅空而入十一月辛卯新池成明口軍副亞之疾間公延護軍及羣從事絃工吹師裾袖之曹遊池而酒旣坐謂軍副亞之曰吾踈汗隙以就此而海波朝夕盈求之候遍輪足給必爲我狀而石之以期乎不朽軍副者亞之不敢讓遂執卮俯船祭酒于其流因祝且詞曰水能濁清首冠五行波流已大有神爲宰環塘盈瑩集作爲公藻鏡新流決與地興詳集作嘉鯉鯪魴子水息昌嚙鮪噓虺即水與死翡翠鷓鴣浴埃眠晴辛蒲剪剪扇荷擊擊時未云來勞思乃馨柸櫛糾竹滲縮醉集作沃延祭接

秋事不壞
實處處風

矣以水為祿輔佐堙墮吐孕百福惟我公之明之通
之智之忠保壽考兮與池之無窮軍副者亞之詞既
復再拜跪卮奉壽于公前公大喜還列就坐以酒以
歌入而起

易州候臺記

李德裕

昔武王順天應人奄有周室邵公受命作伯宅茲燕
土列分冀為幽之都專受脈執耀之命於是建宗廟
立城分器輯其邦家築臺觀乎雲物則候臺之建
允或在茲初具版幹陳畚鍤書丈尺糗一作糧之數
度高平遠近之差奔命子來執用林聚約之閣閣荷

續古文奇賞

卷三十一

交苑英華

二十八

記

三四

鍾而雲陰數重築之登登相杵而雷響四合成之不
日齡今崇山將中天以懸居豈承露以特立然後分
保章以典之命日者以視之使八風不姦五雲式序
入無凶札天瘡之疾國絕喪荒水旱之沴凡若是者
數百年至六國糜沸九州瓜剖昭王平一無能破齊
抗趙候雲在朔則二至二分之占五紀五緯之數雖
少沒振朱火滅裂及秦有華戎漢封郡縣析木空聞
於分野甘棠已盡於剪伐則晷祲之儀掃地都盡廊
廡旅乎荆棘階陛穴其狐兔自我唐再造區夏大分
岳牧使鎮天子之邦不同諸侯之郡遂及陳迹以作

新臺既無古候之事其爲宴樂之所雖山節藻悅禮
不僭於大夫而刻楸丹楹誠終慙乎君子代爲故事
人無間言泊我良牧郭公博采舊史發揮新意文物
大備懲勸可觀公名明肅字晉容太原郡人也監門
將軍之孫御史大夫之子纘戎餘慶克荷明德靈源
與天地爭長廣度與江湖比量故能受明主之詔剖
太守之符澤從雲游心入水淨俗變於道禮賢存擁
篲之風人歌其德聽訟擬一作坐棠之化幸三年而
政教已成雖一日而墻宇必葺以爲先王議事理不
忘本君子懷德人惟求舊况候臺易之古臺也壯址

續古文奇賞 卷三十一 文苑英華

三十九

四十一

仍存昭王燕之賢王也盛德不泯欲觀古人之象至
止可以肅肅如享太牢之味登之可以熙熙遂於臺
之外壁列劇辛樂毅焉以爲道者萬物之奧天地之
禪六度之門寂滅之義施之于國則富證之于人則
壽况守道者必嚴之于吸風飲露安禪者彼釋者人
息照冥境乃於臺之內壁圖桑門宴坐焉以爲孝者
德之本總人百行貞者事之幹爲乾四德至天則風
雨以時比竹而霜霰不變廬於墓有田氏之子安其
室有玉章之妻生芝草於大隧之前是加一等詠栢
舟在中河之側乃無貳事復於其次爲速墳薦鯉焉

俾觀者如堵覽之駭曰擊懦夫烈士之節警貞女孝
子之心豈徒歷百雉之崇墉架九鳥之峻蹀軒榭窮
宛松柳陰映幽室納寒谷之氣炎天下霜盡梁對霽
雨之輝晴虹射日夫如是則登之不假贈扇北風其
涼視之不待褰帟太山如礪豈比夫逐荆臺遂爲流
遁畫麟閣不有姓名者哉別駕彭城劉公循忠從政
以賢方協海沂之詠司馬清河張公瓚食祿以德爰
光中外之遊咸秉濟代之材以成考室之美雖二公

弘一作行非

化有無窮之令聞終三五后協心樹不朽之丕
構德裕邑人也實寡聞見拔薤投水德未半於任棠

續吳音賞

卷三十一

文苑英華

三十一

記

三六九

築臺置金禮何多於郭隗敢不傳美以爲實錄藏於
屋壁誠有媿於家書勒於碑版庶無慙於臺記時建
崇玄學之歲秋八月旬有九日其從事叅佐等學富
洽古材堪經濟雖懷坐嘯之功未展摩天之力並勒
石于後以克永代

歌樂

琴會記

柳識

君子也座必左琴右書雅好閱古古亦置於舟車也
大曆六年浙西觀察使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贊皇
公祇命朝于京闕春正月多次朱方刺史樊公稱江

子孫

月當暫願以卮酒侑勝居無何贊皇公絃琴焚公和
之演操相應澄清撫綏遍為伯牙更為子期琴動人
靜琴酣酒醒清聲向月和氣在堂春風猶寒是夜覺
煖既罷之後贊皇顧潤州口見明珠者始賤魚目知
雅樂者方鄙鄭聲自樸散為器真意在琴與眾樂同
出於虛獨能致靜同韻五音獨能多感同名為樂獨
偶聖賢是宜稱德切近於道昔堯以美利利於天下
曲名始暢自舜禹至于天子不居盡善稱操自持聖
達節次守節達宜仍防守微河深此向而猶至弄已
下習多一無此不正一作且聲著哀思或當戚自陳

續古文奇賞

卷三十一

不茹美華

三十一

記

四九

其後居常翫之和理所措若然者寧襲陶公真意空
拍而已豈襲胡笳巧麗異域悲聲我有山水桐音寶
而持之古操則為其餘未暇是知贊皇所好無非訓
典一作似有道而猶重之若此况乃真有道之士乎
輒紀述一無所論貽諸達者

工氏廣陵歌記

顧况

眾樂琴之臣妾也廣陵散曲之師長也琅邪王淹兄
女未笄怨彈此曲不從地出不從天降如有宗師存
焉曲有日宮散月宮散歸雲引華嶽引意者虛寂之
中有宰察之神司其妙有以授蓬女於戲天地鄙恡

孤廣陵
不傳

百絕神明儻而授中散沒而王女生其間寂寥五六百年先王作樂殷薦上帝有不得而聞者鼓鐘時動敢告於大師

歌者葉記

沈亞之

昔者秦青之弟子韓娥從學久之以爲能盡青之妙也卽辭去青送之將訣且歌一歌而林籟振蕩再歌則行雲不流矣娥心乃衰然集有則字韓娥亦能使逶迤之聲環梁而遊凝塵奮發集作飛微舞上下者三日不止能爲人悲亦能爲人喜其後漢武時協律李延年爲新聲亦云能感動人至唐貞元中洛湯金谷里有

續古文奇賞

卷三

文苑英華

三十二

記

女子葉學歌於柳恭下之初與其尊十餘人居蜀葉歌成無等後爲成都帥家妓及帥死復來長安中而轂下聲家聞其能咸爲集作與會唱次至葉當引弄及舉音則絃工吹師皆失執自廢旣罷聲黨相謂約慎語無舍人得聞知是時博陵大家子崔莒賢而自患其室饒乃曰吾緣組初秩寧宜厚蓄以自封耶遂大置賓客閣下縱樂與遨遊極費無所吝也他日莒宴賓堂上樂屬因言曰有新聲業者歌無倫請延之卽乘小車詣莒莒且酬爲一擲目作樂乃合韻奏綠腰俱囑葉曰幸給聲葉起與歌一解一坐盡殆是日歸

莒莒沈浮長安數十年葉之價益露然以莒能善人而優曹亦歸之故卒得不貢聲中禁葉爲人潔峭自處雖諧者百態爭笑於前未嘗換色元和六年莒從事岐公在朔方時余往謁焉令與公賓舍於郵在莒鄰夜聞其歌有一人坐泣甚悲良久復悅及卒聲而悲悅再三曰孰與集作之是欲吾不得自任矣明旦問其狀乃葉爲也後莒復與岐公來彭城十年余過其居問葉安在口近逝矣自趙璧李元憑世稱爲知音之尤皆擅鼓絃及爲余言葉之歌使其妙自循集備則音屬不知和矣嗚呼豈韓娥之嗣與惜其終莫有能繼其聲者故余著之欲其聞於後世云

續古文奇賞

卷三十一 文苑英華

三三二 記

圖書

其九疑山圖記

元結

九疑山方二千餘里四州各近一隅世稱九峯相似望而疑之謂之九疑亦云舜望九峯疑禹而悲從臣有作九悲之歌因爲集作之疑九峯殊極高大遠望皆可見也彼如嵩峯集作之峻峙衡岱之方廣在九峯之下森森然如布碁石者可以百數中峯之下水無魚鱉林無鳥獸時聞聲如蟬龜之類聽之亦無往往見大谷長川平田深淵杉松百圍格前篇栝並之

頂是疑到
底對為在
字亦疑之

集作

青莎白沙洞穴丹崖寒泉飛流異竹雜華廻映

之處似藏人家實有九水出於山中四水南流灌於

南海五水合注合為洞庭若度其高卑比洞庭南海

之岸直上可二三百里不知海內之山如九疑者則

幾焉哉曰若然者茲山何不列於五岳對曰五帝之

前封疆尚隘衡山作岳已出荒服今九疑之南萬里

臣妾國門東望不見西岳集作西行幾萬里未盡前

作邊陲當令集作以九疑為南岳以崑崙為西岳衡

華之輩聽逸者占為山居前篇封居表作苑圃耳但

若當世議者拘限常情率引古制不能有所攷矧也

續古文奇賞 卷三十一 文苑英華 三十四

如何故圖畫九峯畧載山谷傳於好事以旌異之如

山中之往跡峯洞之名稱為人所傳說者並隨方題

記庶幾觀者易知時永泰丙午年也

張僧繇畫僧記 劉長卿

天竺僧畫像者梁直閣將軍張僧繇之真迹也張公

繪事之始厥有二僧後屬侯景師至金陵江南喪亂

此畫流離散落多歷年所遂遭剖割分而為二其一

在唐故有常侍陸堅處即此僧也陸公常嬰篤疾殆

將屬纊忽於夢寐觀此故僧謂公曰我有同侶一人

自從離析已百餘年今在洛陽故城東李君家深所

卷五奇

寶瓊舉世莫知若能爲我求之再得會當以法力
扶助令爾無憂陸公旣寤遽以集作求訪果如夢中
之昔獲見斯人而僧亦俱在乃以俵錢十萬贖集作

而合焉卽日陸公疾瘳勿藥有喜信知造思之妙通

於神祇識者以爲干將鑊鉞散而復合亦其類也嗟

乎陸公已沒子孫不守有姬鬻之於市爲校書郎宋

儋所得集作開元中儋服藥過度困而喪明其李氏

之僧復失所在推入夢者歸然獨存儋卒傳故人劉

傑傑居之集作室不求聞達天寶末遭祿山之難遊

地淮陰與道士魏審交深相結納無何傑以老卒傳

乎審交審交傳楚州刺史李湯湯傳陸州司馬劉長

卿今爲劉氏之寶藏矣

鸚鵡執狐記

李華

其嘗目異鳥擊豐狐於中野雙睛耀宿六翻垂雲迅

猶電馳厲若霜殺吻決肝腦爪剝腎腸昂藏自雄倏

歛而遊問名於耕者對曰此黃金鸚也其何快哉因

識一作之曰仁人秉心哀矜不暇何樂之有曰是狐

也爲患大矣震驚我姻族撓亂我閭里喜逃徐子之

盧不畏申孫之矢皇祇或者其惡貫盈而以鸚誅之

予非斯禽之快也而誰爲悲夫高位疾債厚味腊毒

遵道致盛。或懼諸殃。况假威爲孽。能不速禍。在位者當洒濯其心。袪除凶意。惡是務去。福其大來。不然。則有甚於狐之害人。庸忸於鷄之能爾。

記節錄

魏晉已後。復典綜機密。政本中書。詔命詞訓。皆必由焉。唐有天下。因襲前代。爰自武德時。有密命。則温大雅。魏徵。李百藥。岑文本之屬。視草禁中。乾封年。則劉懿之。周思茂。范履冰之倫。自一作筆便。遂自此始。號北門學士。皆自外召入。一作未列秘書。玄宗開廣視

聽。搜延俊賢。始命張說。陸堅。張九齡。徐安貞輩待詔。

續古文音賞

卷三

文苑英華

三十六

記

翰林厥后。錫以學士之稱。

翰林院廳壁記 韋處厚

按六典。秘書郎四人。從六品常。分掌四部書。以甲乙

丙丁爲之目。昔武帝聚天下文籍於廣文。梓作內謂

之中。秘書魏晉之際。秘書與中書。或分或合。故云職。

近日。月宜居三臺之上。丞郎之位。與南宮相亞。歷代

辨論與時。輕重。國初。思漢延閣之制。薄江左貴游

之選。始以岑江陵。虞永興。褚河南。迭爲之。秘書郎壁

貞元中。王化既成。經籍少闕。有司命大學之官。頗以

爲易。專名譽。好文章者。咸耻爲學官。至是。河東柳立

始以前進士求署。茲職。天水武儒。衡闈中。歐陽詹。又

繼之是歲集有四門助教凡三人皆文士京師以爲

異余與立同祖與武公同升禮部與歐陽生同志於

文四門助教署未嘗紀前人名氏余故爲之說集作

而由夫三子者始四門助教壁柳宗元記

古者國有史氏君舉必書倚相董狐史鮑史噐集作

卽其人也秦已集作來國化爲郡史官廢職策牘之

制寢滅記事者但用名氏歲月書於公堂而春秋禱

杌存乎屋壁其來舊矣是州也在荆之域于潯之陽

西集作從岷山東注渤海洪濤至是派分爲九而廬

山溢水周乎雉堞洞庭彭蠡爲之襟帶故自晉元康

訖于梁陳出入五代四百餘載世稱雄鎮且曰天集

大府匪親匪賢莫荷其寄江州刺史廡壁獨孤及作

唐虞之代四岳十二牧分掌諸侯宗周有方伯連帥

之職秦有監郡漢魏以還初曰部刺史後曰州牧近

代罷州牧復爲郡太守刺史無恒其稱職同九

卿假以符節雖親如魯衛貴若周召任切一作安人

往往除拜天寶中朝廷以尚書郎人物之高選二千

石元元之性命始以省郎臨大部若密邇京師或控

壓衝會萬商所聚百貨所殖將擇良吏重難之郊海

門池浙江三山動搖於掌端靈濤數激於城下水牽

續古文奇賞 卷三十一 文苑英華 三七

并服陸控山夷駢疆二十里關肆三萬室近歲災沴
繁興寇盜連起百戰之後城池獨存

悅州刺史廳壁記李華

謂疆與府近則易為理人與吏親則易為安以婺州
封畛為廣分置衢州領六縣猶為大郡近歲析玉山
全邑洎須江南鄉益信州而不為寡去年江湖不登
茲境稍穰故浙右流離多就遺秉凡增萬餘室而不
為眾吳越地卑而此方高厚居者無疾人斯永年名
山大川既麗且清俗尚文學有古遺風國朝不以州
領郡郡與州更相為號遷復從宜事之當也置觀察
之司而董臨之此州長吏之選甲於他部忠貞之老

續古文奇賞 卷三十一 文苑英華 三十八 註

則武威一作公李僕射傑親賢之望則信安郡王

衢州刺史廳壁記李華

昔制戎於安西瀚海之時而隴汧去塞萬三千里其
處內居安如此朝之命守猶以為重地必拔其良能
當時之務其難者不過理寵門大家之內

集作園陂

池而已觀升平之塞其須賢如此今自上邽清水以
西六鎮五十郡既失地地為戎田城為戎固人為戎
奴婢顧隴涇鹽靈皆列為極塞而隴益為國路凡戎
使往來者必出此視其守由主人也

隴州刺史廳壁記沈亞之

夫渭津傍控甸邑諸陵道左輔出入河東藩而公賓

遊士過必臨我我儒世家也宜飾宇候賢以誠其儀
今公齋陋冗無足爲禮於是盡去之幕市其傑棟巨
楹文梁勁楠旣已具構顧其中可叙百榻而儒良至
者必與講談其道隨其能否而梯給之得久留其下
者雖尋車弊衣則名日彰矣今觀渭津之椒開署宇
爲嚴虛廣敞意者得無欲天下之士見其冒中之大
曠乎東渭橋給納使新
廳記沈氏之

自西漢始置幕府得顯辟士其聘舉之盛與公府置
吏王國命官爲比於是班固傅毅崔駰蔡邕陳琳
阮瑀之徒出焉大抵多巡禦封略經參戎事居無恒
續下文奇賞 卷三十一 文苑英華 三九 記

處秩靡常品故命之曰賓國朝篤方岳之任慎求其
佐頒以職貢爲之定制或辟自諸侯或降于朝廷皆
命于天子邠州節度使院
壁記李直方

府屬已下或入都舊將或從公于征或稟之於朝廷
或拔之於鄉里故天子用清官傳道一之選以佐

之較教民論道之任以副之其餘省秩卿曹職領相
次自我朝藩服官屬之盛無加也鎮海軍使院
記羅隱

戰國南北書更章故世諸豪爭據于壽春或兵至百
萬有不能得者豈地勢爲要津乎自建中已來淮夷
窟叛於蔡天子之詔或封或赦由是壽春備爲東塞

矣爲之守者皆佩將軍印幕府符書之設擬於方鎮

而有副使之官焉副使因言曰集無壽春其地塹水

曰絡南有淝西逶淮潁東有肥下以北注激而迴焉

西流環郭而滲入于淮此天與儉於是也假如愚民

能棄其業西流卽爲蓬徙塵走耳安與國是爲利耶

乃出家奴與民戶一丁俱爲水工決安豐以南陂池

會其流于城傍野中浸注如澤焉以故居民流心稍

復定壽州團練副使廳壁記 沈亞之

初蒙泉秘湧於山下陰火潛燃於地中是開湯池以

御宿獲靈符之二載有詔留之冠新豐渭南而爲畿

續古史奇賞 卷三十一 上元苑華

四十一

縣以明年復詔廣之齒萬年長安而爲京邑非良才

無以杼劇非美誠無以鈞作賢邑改其名官遷其

秩宜矣北陸寒苦東郊豫遊萬乘入郊百同在宇溫

泉之宮齊乎下集靈之臺壽乎上物或過求難於抱

影事或倚辨急於奔星山木冬繁其浴日之溫流乎

水雲畫積其濯龍之靈液乎矧乃才之甚器之甚欽

惟教忠卽簿領之能事敢序施政有門人之直詞會昌

主簿 應 榮

喬 源

奉元名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霍去病良將軍也

餘肉而士有飢色猶克稱能以垂到今矧茲具美其

道不廢

嶺南節度

柳元

夫宜戶五十萬一丁不待募於旁郡而宣男之半已五十萬矣。疲勁弩耀雄戟吞敵如脯戎心不啓其或有啓戎心備銳而襲之。淮海之援過賓之寵亦所以補凡例也。

宛陵公署
記願况

嘗言於賓客曰走前爲戎曹郎白於執政曰太平時天下有府兵今散矣而折衝果毅郎將戍官等輩尚冗食焉艱難後天下有州兵而軍籍多空名庫兵皆剗腐安不忘危易道也有備無患軍志也晉室尚清言胡馬諫河洛天寶怙富庶燕盜腥中原職司其守

文奇賞

卷三十一

文苑英華

四十一

記

言非出位掾曹有公膳牙門有常饗胥吏有官厨衛卒有給食合而言之曰廩餼錢者三百七十人先是以歲用不足常自正月迄于仲夏凡曰廩餼錢者皆半之俟歛新賦而后復之或災沴水旱賦不畢入於終歲不復公曰寧損他費焉有責其盡力而使之歎復耶悉賜之仍筆於檢日用約若今歲後或不易羊羨之敗其無虞乎由是吏胥醜其德將卒許之死矣士伍寒煥有若賜衣詔以歲貢征緡賦之嚮者泉輕幣重而賦之以帛而士得其贏今也泉重而幣輕猶賦之以帛官受其利公曰吾心有不安焉盡賦以緡

薊寒足得與帛而時其物之價而直之既聞今謹瑩
動壁壘皆曰有君如此使我蹈水火可也楚州俗城南門記

鄭吉

顏魯公既用貞鯁為元載所忌由刑部尚書貶夷陵
郡別駕大曆六年又以前秩轉廬陵郡道出宣州之
深水縣縣之南經古烈士左伯桃墓節繁交感即於
墓下作詩一首自題於蒲塘之客舍詞韻凄激點畫
巖壯窮國藝之奇事厥後洎于大中丁丑歲入十七
年矣孤宇夔聞扁膝不固久為飄曝薪牧所困一挑
半剔往往湊缺移顏魯公詩鄭薰記

續古文奇賞

卷三十一

文苑英華

四三

記

越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餽仁病且憂則聚巫師用
鷄卜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
而又不可則訣親戚飾死事曰神不置我已矣因不
食蔽而死以故戶易耗田易荒而蓄字不孳董之禮
則頑束之刑則逃唯浮圖集作屠事神而語大可因而

入焉有以佐教化

初州復大雲寺柳宗元

照晴而空水相鮮澄遠而霽山瀉色

若溪新亭李漬記

育育之倫列于軍之宇校師之士次于軍之堂進如

風行坐如雲屯旌旗蔽日刀戟交光公于是眾食而

食眾安而安士盡感之緩醉飽而啣酒肴

鄭寧亨軍李華記

哀冊文 節錄

三占已一作

苦四海星一作

奔列贈一作

天宇崩號

帝闔于門啓於闔闔萬乘警於靈輻槐風悲於輦道

松雨思於郊源鑿旆動而虛悲宿衛靜而空尊嗚呼

哀哉畢陌平夷流山蟠固紀無遷市唐有通樹經白

社之脩途迴青門之廣路思沛邑以東臨懷周京以

西顧陳文皇帝哀冊文

陋伊祁之奠詔今緒追齧缺而將喪帝允執乎厥中

皇可二本崇於太上始受圖而觀察終脫屣以清曠

齋必閑館朝而別宮問安順色資孝弘風理極兼愛

皇文奇賞 卷三十一 文苑英華

四三 冊文

哀哉夢年罕驗顧命是屬付神器其得所安靈心其

何欲增摧絕以孺慕竟厭時以去俗萬邦赴而同軌

六遂陳而帥屬外羣悲於縞素中不瘞於珠玉唇輅

迎轉龍慌戒徂寒生紫殿曉發清都笏挽遲遲而徒

靡旆旌戀戀以威紆除際陽之御路指橋岳之幽途

禮既獻而三徹神方寧而九虞遠奉遊冠文粹作遠遊道冠

近嚴闢蹕因高而渭川盡見憑下而秦京稍出積

草以橫霜橙悲松以翳日睿宗大聖真皇帝哀冊文

序分弘壁庭臨綴衣如天落構象日徂輝棄璇寓而

奚速啓金曛而遂違烏冊龍圖之瑞青丘丹浦之威
瞻脫從兮如在痛攀髯兮不歸巖岫晦兮愁雲積郊
原空兮落景微嗚呼哀哉環瀛縞素鞮譯凝慕龜謀
協吉象耕遐赴珠玉重而不藏襲稱一作衣廉而有數
靜鈞陳于塋所閉閭闔于應一作哀路靡營南紀之塵
空望西陵之樹嗚呼哀哉蒼旻浩然緹律亟遷既深
悲於寒霰俄隕涕於韶煙背鳳城而紆鬻援一作振
緋而聯翩息輿駕于懸圃聞鐘磬於廣川神理冥其
造物皇情邈以終天肅宗大宣孝皇帝哀冊文
煙觸樹而凝慘露分枝而泣文粹泣聞哀鴈之多飛

文奇賞

卷三十一

文苑英華

四

乙冊文

聽悲風之曉急仰雲霄而永慕慟陵寢其何及嗚呼
哀哉背玄武而北轅絕牽牛而橫度途去去而逾遠
馬駸駸而不駐想渭水之貫都歎黃山而隱霧文德
哀冊文 虞世南

綠車建事翠纓奉記

一作祀

肅穆滿容儀形讓齒禮樂

交暢愛敬兼資優游道

一作養

德恭已承凝

一作儀

南山

聘隱東序尊師將寧甫窶長違望苑渡渭浹於造舟

遵長平之脩坂

隋元德太子哀冊文

虞世南

昔在冲妙具惟允弟四國並封五王均體遊必連騎

居則同邸各承愛於舍館俱受經於置醴既蒞蒞而

云邁屬殷憂之將啓實定禍於蕭牆遂繼明於雲陛
雖隔深宮之衛常洽家人之禮

惠莊太子哀冊文
張九齡

古文奇賞
卷三十一 文苑英華

五五
冊文

07209

銀屏滄海之辭常帶家人之賦
雲龍鳳凰之舞常帶家人之賦
雲龍鳳凰之舞常帶家人之賦

駁議郭知運

崔 厦

王才久道
一乞字損

議曰郭知運承恩詔葬向五十會要有年今請易名

竊恐非禮謹按禮記云禮時為大又曰過時不為禮

也昔衛公叔文子卒將葬其子成請謚於君曰日月

有時將葬矣請易其名者蓋時不可踰也節度既卒

名不浮行數紀之前門生故吏已合謀謚今乃申請

竊將有為而作節度嗣子英又項屬多故屢翻方隅

朝廷策勳位表端揆附從者竊不中之禮會無妄之

求况節度當開元初賄贈特加碑誌踰等皆出恩命

白文奇賞 卷三十一 文苑英華

四十一

追悼之過亦已當矣今又鹵莽外於典章追送往之

闕遺啓將來之冒昧况今裂土者接畛專征者百輩

若率而行之誰曰無誦不唯有同疲於簡牘抑恐名

器等於草芥雖欲曲全竊將不可文禮經云已孤暴

貴不為父作謚若節度合謚而不以其時則嗣子廢

先君之德若不合謚而苟遂其志則先君因嗣子而

見尊以僕射而言集有恐貽越禮之讓以國家而言

集有又殊旌善之體請下太常重議

謚議節錄

苗太師一年矣昌誣四年矣盧奔五年矣顏杲集作真非

卿八年矣、並荷褒寵、無異同之論、獨知運以其子不
 幸、遂以過時見抑、苟必以已葬未葬為節、則八年與
 五十年其後一也、而與奪殊制、無乃不可乎、議云、已
 孤、暴貴不為父作謚、此謂其父無位、而子居大官、不
 當以已之貴加榮於父也、當開元二年吐蕃以舉國
 之師入五原、塞擊柝之聲聞於秦、集作威雍知運與郭
 處權等討平之、以張王室、當時微知運、則汧隴之西
 左衽是懼、今朝廷方將命師、四字集以征不服、討不
 庭、宜褒寵之、以勸握兵者、安可以葬父而廢大典、重議
 郭知運 獨孤及

身奇賞 卷三三 文苑英華

四七 謚

身奇賞 卷三三 文苑英華 四七 謚

身奇賞 卷三三 文苑英華 四七 謚



